

甘
宁
青
史
略

第
四
函

甘肅書史略卷之二十八

民國二年夏六月維持省城官錢局

先是光緒三十二年省城官銀錢局
臬司蘭州道為總辦委佐辦文案各

事雜役二十餘名其資本由藩庫統捐
庫各撥蘭平銀五萬兩共一十萬兩
印蘭平銀票三十萬兩錢票一十五萬兩
流通市面截至三十四年年底止除
獲蘭平利銀四千四百八十兩有奇
盡數作為資本約計貸外息八九釐
不等
可得蘭平利銀一萬七千二百餘兩
至於發行錢票不過藉以流通市面
出入
利息局內員司除開支薪水外按照
定章於每年所得紅利內提二成五
分紅
之資格久習薪水多寡及辦事勤惰
以次酌分藉資獎勵計薪工雜費歲
需銀八千三百九十餘兩係國家經
常支款向由該局利息項下作正開
支
因係營業性質創為特別預算自民
國成立人民持票兌現

慕壽祺曰政府向撥新餉四百萬兩
宣統元二年各省解交甘肅藩庫者
僅

二百四十萬甘肅留四五十萬不等
國體變更餉源斷絕倘不開設銀行
省

城坐困如暴疾人血脈中絕施救無
方坐以待斃而已官銀號之成立其
勢

不得不然也然元之用鈔日本用紙
幣皆有銷毀之法限制之方甘肅因
軍

政各費濫發紙幣飲鳩止渴取濟目前於是紙幣盛行公家持一紙空文吸
收民間現金及田房產業議者謂與騙取無異以信用之不甚昭著也當此
金融惶恐之時不有以維持之恐漫無限制挪用基金後患不可勝言矣

警察廳會同商務總會平定物價

所以恤民艱也景時省城商號藉口道途梗塞貨無
來源索價之昂時人聽聞米粟蔬菜產自田間價亦

日增時際雖或不同欺弊因之紛起如以銀換金以銅換銀以水潤麥以灰飾米欺之
法其不一等即此其不一等之中而賣空買空流弊叢生此無他物價不平故也政府從
不過問至是令飭警察廳奉闡縣商同省商務總
會妥爲平定並擬榜諸通衢以爲故意高擡者戒

近人梁啓超嘗言在尋常百姓家故紙堆中往往可以得極珍貴之史料試
舉其例一商店或一家宅之積年流水賬簿以常識論之甯非天下最無用
之物然以歷史家眼光觀之倘將同仁堂王麻子都一處等數家自開店迄
今之賬簿及城間鄉間貧富舊家之賬簿各數種用科學方法一爲研究整

理則其爲懷寶甯復可量蓋百年來物價變遷可從此以得確實資料而社會生活狀況之大概情形亦歷歷若睹現在物價飛漲社會生活日益困難不獨甘肅爲然其變遷實非人意料所及

蔡壽祺曰古聖人之於民也最嚴交易繫辭曰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又如西周時民間債權交易准折之狀況及民事案件之裁判往籍中一無可考自召鼎出推釋之卽略見其概後世聽民自由政府置之不問而有司猶能干涉之前清末葉蘭州市銀錢往來米糧交易以及各種貨物之價值均不敢任意增加恐皋蘭縣之懲辦也自共和成立百端待理長官不暇計及生活程度之日高奸商遂信口開河昔之值洋一元者今則超過十元矣以此類推不知伊於胡底平之平之豈可須臾緩耶

省政府通令各縣驗田宅契尾

月前清典買田宅業經輸錢印契者早由各縣署查明上蓋查驗載記不再取民間一錢其未粘契尾者遵照

部章每百兩按八成上稅辦法其公允各縣知事以查驗手續麻煩日公家需款其急照銀糧攤派無論已否稅契均限期向縣署交款甘肅故款之名自此始

案周禮小宰八成四曰聽稱責以傅別注者約束於文書亦別為兩家各得一鄭注曰稱貨責借皆聽之以券書猶今之券契也又宋太祖開寶二年令民典買田宅者輸錢

印契此稅契之始後世因以為例

甘肅墾殖分會成立

立與張也東南人滿為患寶藏之在於地者已發掘無遺民國元年冬孫中山議築中國全國鐵路而以蘭州為中心點黃興

際念時艱創辦墾殖協會而以西北為根據地革命諸鉅子所為注重蘭州經營墾殖者著見夫隴右一隅與西藏毗連山川雄厚礦苗繁盛自乾坤開闢迄至於今數千年來兩

間菁華磅礪積蓄而未洩留以待民國之疏通助政府之收入遺隴西人部蔭甲至蘭州籌備初擬在西甯設局與當道意見不合借蘭州文廟地址行開幕禮

案殖民為膨漲國權之要素闢地為立憲國不可無之政策當茲二十世紀

於天潢劇烈之場歐美列強爭相略地及至無地可闢則駕飛行艇馭輕氣

球橫絕兩極探覓新地以殖民生青隔海員遼闊物產富饒具有大農國之

資格又與內地毗連如不因時制宜自行開發不特棄財於地爲可惜且恐啓英俄之窺伺而無以固西北之防則西事羣務問題如指北之鍼無可易其方位而不必再行研究也明矣

慕壽祺曰人類起於中亞由西北而東南繁衍孳息於黃河揚子江流域故其感情本相通召後世日漸疎遠益以宗教之互異言語之不同但事羈縻毫無建設坐令至廣濶之域流爲荒蕪至饒沃之區困於疲瘠以言墾殖定章程而已今值共和告成五族合爲一家無形勢扞格之患矣然又僅優秀者流心知共和原理力求固圉之計以相聯絡起視西北之人民土地荒蕪者如故疲瘠者如故徒使夙相親愛之同胞日且危疑震撼見逼於強鄰是則關心時事者所深憂也黃克強組織墾殖協會使人在甘肅慘淡經營先

從墾荒入手實行殖民政策以此爲鞏固蒙回藏地位之謀太史公曰夫作
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不其然與

維持西甯官銀錢局

西甯地接青海蒙漢交易直如青海都會光緒三十四年以該處
錢幣流通不暢由省城官銀錢局提出資本銀二萬兩錢票一萬

五千串於該府城內設立官銀錢局派委專員辦理定章除開支薪工局費外所得紅
利以五成提歸省城總局以二成五作爲甯局公積其餘二成五紅利仿照省局辦法分
獎員司藉資鼓勵歲需薪工局費銀三千二百六十五兩爲國家經常支款作正開銷

慕壽祺曰理天下以財財之計數以幣有幣制有幣權財政統一之機關於
是乎在幣制參差則畸輕時重軒輊無定不能均平劃一立永久不易之法
規幣制渙散則壟斷把持風氣自爲不能伸縮操縱定變通盡利之計劃甘
肅僻在西陲航軌未達無通商岸埠銀元銅元行使均未及甘市面交易銀
則紋銀錢則制錢銀色雖不能盡係足色市銀流通腥色總在九八以上再

有低潮補色補水間亦有之然係特別事項非通行慣例也錢色間攙雜私錢數亦無多行使雖有九二九四九六九八足錢之不同然皆以實錢計算非若陝西之票子錢以七百爲一串京畿以南之京制錢以五百爲一串也省城交易皆用蘭平每百兩比庫平小四兩二錢省外市平各屬大小不等官款出入皆以庫平折算今則均以蘭平計算矣

秋七月財政司司長田啟豐焚燒甘肅舊檔案

時改舊藩署爲財政司司長田啟豐以歷朝檔案堆積如山非惟地小不

足以回旋又恐辦公各員稍一不慎致讓回錄之災警署祕書長慕壽祺力爭之曰中國古冊易索而新著播揚未廣大抵原物始闕化樞渾重幽奧今不如古出創見標異聞幸有意外之獲古不如今見古今事變多不狃狹劣見聞自然胸次浩蕩怪怪奇奇透人性地時一滌落何患不驚人耶晉張茂先於書無不讀尤慮未得見二十年中書明弘治中武選郎陳諒之得遜國諸臣隸尺籍者事蹟於故牘中餘次成書一時傳鈔幾遍明閣部史道陵答攝政王與攝政王致閣部書清高宗求之數年不得後得於內閣檔案中由此以推測入關二百六十餘年所存牘內閣爲世人欲爭先快睹者更不知幾何也內閣卷宗如此其重各省亦宜善爲保存以資參考甘肅居西北上游爲總督駐節之地兼管陝

西新疆其卷宗頗有關係况蘭州自明肅藩建國以至前清三百餘年中雖屢經大亂而省城始終未失各衙署案卷皆爲四五百年之古物督署所存尙有肅府舊檔爲歷史極有價值之成績爲吾甘最難得之文獻一旦作爲廢紙豈不大可惜耶
職豐不聽竟付之一炬宣統初內閣檔案幾被焚燬與甘肅事相類

附錄金梁內閣大庫檔案訪求記叙內閣大庫檔案宣統初年清理奏請銷燬羅雪堂參事言諸兩皮張文襄公移存國子監裝八千麻袋辛酉年立歷史博物館於天安門由監移往略檢其整齊者陳列於樓以誥勅及廷試策爲多餘貯城下視爲廢紙壬戌春有持硃筆抄論題本之類詣梁求售審係大庫存件詢其來處堅不肯言亟以重價餌之寶沈盦宮保亦見數紙梁展轉訪求終不可得後忽憶前數年在悅古齋主人韓某處曾購題本經進講義高宗硃筆批改聯語等件亦大庫物立往訪韓竟能知其詳謂同懋增紙店實購自歷史博物館八千袋費四千金將運往定興縣紙坊重造紙料聞

之大驚乃定期約雪堂沈鑫偕往同懋增則調車運造紙已過半矣僅檢留數袋立許五百金攜歸並囑速追餘件當三倍其原價酬之往返兼旬居然陸續運還堆置彰儀門貨棧三十餘屋連前後五院露積均滿高與簷齊然付價萬二千金寄存商品陳列所大樓廷招十餘人排日檢視頗多珍異之件如滿蒙文遼事例金事例元事例皆史冊密稿明題本行稿等皆有關邊務戰事清初檔冊皆開國方略硃諭批摺亦至可寶如朝鮮琉球安南等題表有會事者亦關掌故又見蘇祿國表獻版圖高宗硃批嘉獎末言願獻版圖一節着毋庸議尤所未聞餘不勝舉當另編目錄時知者絡繹請觀東海擬收歸國有外人且重金求讓清史館亦商請收藏雪堂均不許整理間商部某忽勒令移出不得已覓賃善果寺餘屋連夜遷入雪堂以常寓津沽特

開庫書樓先運小半分存之其餘留寺內待明春重檢理焉此項庫書爲
明清二代國故所關幸得雪堂先生一人之力初將消燬奪於火劫終將造
紙奪於水劫殆有天意存乎其間抱殘守缺力可回天庫書猶其小焉者爾
夫明清兩朝西北多事內閣檔案中其關於甘肅掌故者當復不少未略見
其一斑惜哉

大靖營游擊私收駝捐

甘肅無所謂駝捐也自之大靖營始時大靖營游擊胡建奎以綠營陋規已故清苦異常爲維持箇人經費計凡甘涼駝

起廠赴後套察哈爾等處由大靖地界經過每駝一隻抽收餉錢二枚駝戶呈訴省政府久未見批東西路各縣知事私設駝捐局每年所收補助縣政府經費嗣後化私爲公每駝收洋壹元財政廳列爲地方費縣知事又附加一成向之養駝者今其十不存一焉

案會甯縣燒燬全賴羊糞故養羊者多民國初縣知事創辦羊捐仿大靖營駝捐而設每羊一頭抽收制錢四百文合現洋一毛每年共收五千餘元以二千八百充作司法經費餘歸該縣政府

幕壽祺曰前清一代政費無論如何困難而賦稅未嘗妄加仁矣哉民國初大吏以甘肅窮瘠諸事仍遵照舊規胡建奎一游擊耳膽敢私收耗捐以致各縣相沿至今所收之數

比大清營超過百倍
作俑者其無後乎

省政府令屬吏謁長官不許稱卑職

元史河渠志有卑職參詳及卑職至真州等語是公移牋牘所用也而陳天祥論盧世榮姦邪

狀云卑職等在內外百司之間伺察非違知無不糾是又稱於至尊前矣前清舊例道員謁上官稱職道知府稱卑府知府以下概稱卑職省政府以國體既變省內外官吏謁長

官改稱
官職

在籍翰林劉爾沂設尊孔社於省城

遵照大總統令於省文廟設尊孔總社外縣聞之多成立分社

附錄大總統令立國之本在於政治而政治新舊之遞嬗恆視學說為轉移我中國之尊孔子始於漢武帝擯黜百氏表章六經自是學說遂統於一尊顧孔學博大與世推移以正君臣為小康以天下為公為大同其後歷代人士專取其小康學派鞏固君權傳疏略家變本加厲而專制之威能使舉世學者不敢出其範圍近自國體改革締造共和或謂孔子言制大一統而辨等威疑其說與今之平等自由不合淺妄者流至悍然倡為廢祀之說此不獨無以識孔學之精微即於平等自由之真相亦未有當也孔子生貴族專制時代憫大道之不行哀斯民之昏墊乃退而祖述堯舜刪修六經春秋劇亂之後為升平太平之世禮於小康之上進以大同共和之義此其導源遠如顏曾思孟近如顧黃王諸

多能發明宗指擇精語詳大義微言久而益著福釀鬱積遂有今日民主之局天生孔子為萬世師表既結皇煌帝論之終亦開選賢與能之始所謂反之人心而安放之四海而準者本大總統證以數千年之歷史中外學者之論說蓋灼然有以知日月之無傷江河之不廢也惟民國以人民為主體非任其自由信仰不足以證心理之同前經國務院通電各省徵集多數國民祀孔意見現在尙未覆齊茲據尹昌衡電稱請令全國學校仍行釋典之禮等語所見極為正大應俟各省一律議覆到京即查照民國體制根據古義將祀孔典禮折衷至當詳細規定以表尊崇而垂久遠值此該邪充塞法守蕩然以不服從為平等以無忌憚為自由民德如斯國何以立本大總統維持人道夙夜兢兢每於古今治亂之源政學會同之故反復研求務得真理以為國家強弱存亡所繫惟此禮義廉恥之防欲遏橫流在循正軌總期宗仰時聖道不虛行以正人心以立民極於以祈國命於無疆羣共和於不敵

凡我國民同有責焉

慕壽祺曰道統何由而起也其始於畫卦開天之伏羲氏乎至春秋時孔子生舉伏羲以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諸聖人相傳之道統至孔子而集其大成當時杏壇設教隴上石作子壤駟赤之徒從聖人學歸而教其鄉人父詔其子兄勉其弟胥曉然於日用倫常之理如菽粟布帛之不可一日無也此風相沿其所由來者久矣自孔子之後雖甚無道之世破裂天常墮壞人紀視聖賢為芻狗能使其道不行於一時不能使其道不行於萬世使其道不行於國中不能使其道不行於海外使其道不傳於新進少年之口不能使其道不存於愚夫匹婦之心甘為義軒桑梓風氣樸厚人心一日不死孔道即一日不亡尊孔社從而維持之愈晦愈光漸推漸遠而一切離經畔道之言吾知免矣

前清盛時每三年派大臣奉祭伏義廟以州祭浩雲隨從人等復驅驢騾駝站大吏奏請免祭從之青海初由中央派大員致祭後因騾驢驛站亦廢之

香膏膏肥神之必需品丙藏每午所實清廷安為存儲以備祭馬每遇祭為之備內需府於章預備以龍花黃綵裝之復以極精織之匣封之以防雨溼而香亦不外散

中央令青海辦事長官廉興祭青海

清雍正朝編青海蒙古為二十九旗各守牧地平時不許私自往來每年九月間齊集海上祭海神

即以此為會盟地點初由中央派大員前來致祭西甯辦事大臣作陪歲以為常莫之或改其後山辦事大臣屆時主祭中央頒發藏香而已民國元年新舊過渡祭海典禮迄未舉行蒙藏噴有煩言本年由護督張炳華事前呈明中央請頒發藏香以昭重慎悉如所請辦理並電青海辦事長官預備會盟筵席廉興約西甯鎮守使馬麒陪祭以其解番語知番情也

案藏香產於西藏其製法廣收香木研成細末攪以金沙香及其他香料搓

成香長三尺餘有粗細二種其細者如線每百枝以紅絲線束之每百束為

一筒以錫嚮包之再以乾牛皮縫之輸入內地人甚寶貴然之奇香四溢灰

白拳而不落吳省欽藏香詩云甘松即四川松潘縣及珠貝白鍊入鑄鍊搗作元霜

精搓作金管貌星星微火來煙篆四騰掉其臭淡無言其爐光有曜重帷閉

少時融液透百竅辟邪具神通那必數醫療

唐會典玄宗天寶十載春正月封東海爲廣德公南海爲廣利公西海爲廣潤公北海爲廣澤公宋眞宗康定元年詔加東海淵聖廣德王南海洪聖廣利王西海通聖廣淵王北海冲聖廣澤王青海無封號謹書西海通聖廣潤王牌位以祭之

慕壽祺曰民衆心理富於保守故宗教神話之類每能歷久不渝而蒙藏之信神爲尤甚民國自成立以來破除迷信對內則可對外則不可祭海典禮行之數百年藉以聯絡感情尊崇國體其關係豈淺鮮哉本年舉行舊禮亦告朔餼羊之義也夫

八月田駿豐建演說亭於督署門口

共和告成一年有牛甘處邊遠蠻蠻者氓不知民國之有何利益民間紀事有用官統二年者內務

司長田駿豐爲開通風氣起見謁護都督張炳華而言曰演說之會始自泰西各國大政令大興舉無不倚重唇舌以激發其人心日本人民之開化其得力於演說者實多每

古人以簡策傳
事者少以口舌
傳事者多以目
治事者少以耳
也轉相告語一
易發生效力
著門口建演
亭地處中心
之者衆亦開
民智之一法

一開會聽者響至鱗集若遇勳貴及知名士登場則聽者或至萬餘人前清未葉京津等處東南各省白話報盛行演說會盛開皆所以啓發民智效法鄰封而謀教育之日漸普及也白話報爲識字而設演說會爲不識字者而開其意各有所注惟山右程太守清合二者而一之名爲演說白話報用此法以勸甘民則易於聽受省城已組織演說會講員師世昌安固等頗盡職惟游行講演者寥寥院門照壁前地勢寬敞人亦往來不絕擬欲此處建一小亭作扇于式者請演員逐日演說其法由淺入深均用白話民非木石當易收效炳華未知可否而驗器已鳩工此材矣

慕壽祺曰甘處邊遠風氣晚開氓之蚩蚩寡聞孤陋不察列國大勢不知其邦強弱不察列國論議不知其意美惡不察列國學術不知其技巧拙是謂聾聵聵聵者侮之媒也願演說員大放厥辭俾社會周知外事匹夫有志國家賴之若徒毛舉細故網羅舊聞雖舌敝唇焦於國家究何益哉

護都督張炳華令各縣於上丁日祭孔子

先是宣統初年舉行新政所有廟宇宿莽積塵神主籠篋傾欹破壞几案皆烏鼠之

迹庭階有人畜之糞文廟祭祀屆期齋戒視爲虛文執事何嘗告戒拂拭者濁膩重重濼者污垢斑斑蒞醜不問生熟犧牲未知精潔帶泥連草之善芹含蛙蒙塵之棗栗凡百

供陳盡托僕隸師生不躬親有司不省視及共和告成各廟祀典一律暫行停止對於文廟尤多疑議大致謂孔子一生主張尊君於民國政體不特不合遂欲毀孔子廟焚孔子書案口紛吹莫衷一是張煥華力排羣議於七月下旬自行捐廉購辦祭品及牛羊一切屆時在省又武長官齊集大成殿月臺下行禮並派糾儀官認真檢察一時秩序整齊環而觀者如堵塢馬外縣同時致祭其距省較遠之處飭令補祭以昭慎重

案禮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久亦如之又曰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王制曰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誠告學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周官大司樂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歷稽古禮凡釋奠之事有六釋菜之事有三雖制有輕重詳略之異而學必有祭以祀其始爲設教之人而不忘所自其義一也周室衰微禮樂崩壞延及暴秦益滅棄先王之法漢興未暇復古至成帝時始詔立辟雍於國南而其緒未竟光武中興乃

大管太學車駕親自臨幸彬彬乎稱盛舉矣然其時所祭之先聖先師史缺有閒而孔子之祀尙未出於闕里明帝永平間益修明養老習射之禮令郡縣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於是孔子始祀於庠序焉唐貞觀中專以孔子爲先聖明尊孔子爲至聖先師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矣

案後漢明帝永平二年詔學校皆祀周公孔子十五年幸闕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祀孔子於學校始此靈帝光和二年置四都門學畫先聖及七十二弟子像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學分立周公孔子廟周孔各廟始此太宗貞觀四年詔州縣立廟致祭以左邱明等配從祀孔子於各省學校以先儒配始此清順治元年定各府州縣春秋二仲上丁行釋奠禮以正印官主祭並月望行香儀雍正二年定直省府州縣學附建忠義孝弟及節孝祠三年詔避孔子諱加卞旁爲邱字讀作期音嘉慶十一年定各州縣丁祭時教官行禮班次在縣丞之前今則春秋丁祭禮已廢矣而中央政府以八月二十七日爲至聖誕辰卽魯襄公二十一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日也是日爲孔子紀念日令各學校屆時行舉

以忠武軍統領周務學爲邊關道道尹

時蒙古擾科布多新疆都督楊增新派兵堵擊甘新督商思恩預防務學爲楊素所深信

之人關於兩省邊防較易
商確故遺務學兵備肅州

冬十月議會請停各土司歲俸

先是臨時省議會議決改土歸流案省政府以滯礙難行置諸高閣至是正式議會根據前案請先停發各土

司歲俸查甘肅西北等路番戎雜居種落不相統一其內附者則命之戎秩賜以官俸稅租徭役悉為蠲復擇其財力功績聽其世相承襲凡大首領得為都軍主百帳以下得為軍主又其次者分別等級補指揮使以下秩名蓋所以減擔邊之用得習俗之便而張蕃翼之衝也由漢迄明相沿未改清初因之收效尤著至今甘肅沿邊一帶均有土司各官其官名曰指揮同知曰指揮僉事甘涼道屬則又有正千戶副千戶正百戶等名目應支俸祿向例春夏二季支銀秋冬二季支糧糧乃折價發銀故曰糧折折糧之例甘涼與西甯不同甘涼所屬每糧一石折銀一石西甯所屬每糧一石折銀九錢五分常年指揮使額支俸銀三十兩二錢四分糧四十三兩同知額支俸銀二十一兩八錢四分糧三十一石二斗僉額支俸銀二十兩一錢六分糧二十八石八斗正千戶額支俸銀一十七兩六錢四分糧二十五石二斗副千戶額支俸銀一十三兩四錢四分糧一十九石二斗正百戶額支俸銀一十二兩六錢糧一十八石查土司甚多洮岷之楊土司馬土司尤為著名或支俸或不支俸沿革無考現惟甘涼道屬莊浪平番二廳縣指揮使三同知一僉事一正副千戶各一正百戶一共八十司西甯道屬西甯碾伯等縣指揮使二同知四僉事一共七土司統計土司一十五員常年應共支銀八百五十二兩八錢二分遇閏加增由司庫建曠項下開支為國家經常支款向歸內銷至現存之土司另列表於附編

時有人上書省
政府請飭代理
甘肅提督印信
卷宗送至名城
兩馬安良接事
以便坐鎮甘州
又欲遣州紳十
名隨采上書請
在甘肅提督衙
門內設行署

此侯府宅之所
由稱也近主處
于小稍門外建
洋樓一幢墜去
渠遂教育界

馬安良請派部將馬麟

此係老馬驊住
故河州東鄉

署甘肅提督

即甘省政府從之

甘肅提督
駐甘州俗

稱甘州提督之陝西提督駱固原俗稱固原提也民國元年馬安良自乾州回甘政府任
甘肅提督安良因料理家務一時不能到任而利亦未便讓人請委馬麟署理護督

軍張炳華如
其言以行之

案唐趙璘因話錄李尚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出於姑臧時人謂尚書為文章李益庶
子為門戶李益而尚書亦兼門戶焉嘗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謂家口人其笑今日局

席兩箇座頭總是李益宋史李昉傳晉侍中崧者與昉同宗日同里時人謂崧為東李家
昉為西李家署甘州提馬麟號玉清青海駐防司令馬麟號勳承同是河州人二馬又是

兒女姻親所不同者玉清
住東鄉勳丞住西鄉耳

案清康熙十五年譚甘肅提督張勇來蘭駐紮勇在省城內鼓樓東建宅俗名其地為侯
府宅以勇封靖逆侯故後二年賊平仍移鎮甘州勇他遷將第宅交布政使署保存今之

佛照樓旅館新華閣
澡塘即其遺址也

奉令追繳省議會國民黨黨員證書

國民黨胡為而名也先是光緒二十二年後孫中
山游歷東瀛志存復漢初設青年會旋改興中

會最後稱為同盟會吾國民之秀傑者結作一黨思推倒政府傾覆帝政國家而後已卒
以敏捷手段光復河山中國自改革以來憲法將實行矣新政亦擴充矣民權日漸伸張

黨派日益發達有一黨於此彼必樹一黨焉以爲之敵倡一黨於前後必結數黨焉以爲之應紛紛者天下皆是也所謂同盟會者孫中山主之所謂共和黨者袁項城主之一抱急進主意一抱緩進主意或失之過或失之不及旗鼓相當勢弗能已見解所有牢不可破其餘黨派又復複雜異常萬緒千頭總之不出乎積極消極兩方面當此民政初萌國基甫定列強尙未承認財政復極困難元氣已傷飢軍環伺內容岌岌隱患堪防不思所以補救之方徒競爭於黨見之中始也彼此相持各分畛域繼也攻擊無已幾肇兵端終且政治廢弛置國利民福於不顧外人騰笑內閣屢更則黨派日多實民國障礙一大原因頃者中山入都與袁大總統磋商惟恐黨禍將成影響政治思有以杜其漸酒謀命同舉夙昔主張之同盟會與共和實進會等五大政黨聯爲一家稱曰國民南北合併疾徐得宜有黨爭而無黨見天下從此太平矣曾幾何時前言竟食袁項城將帝制自爲欲解散國會及省議會先令各省都督轉飭巡警廳追繳省議會國民黨黨員證書甘肅省議員計五十六人共和黨占八人其餘四十八人均入國民黨聞命將證書一律焚毀

幕壽祺曰黨爭中外所同不觀之法國乎拿破崙三世之時國人宗旨不合

曰右堅黨曰中堅黨曰左堅黨數者之外小黨尙多團體可謂大矣而行政

大權仍操諸君主之一手不觀之德國乎畢士麻可開國之後下院議論不

同日保守黨曰帝政黨曰國民黨曰進步黨數者之外他黨紛出布置可謂

今則以黨治國
其權高於一切
甘肅省黨部
派員增至九人

密矣而當時大勢皆奉政府為中樞蓋黨派愈雜政府愈橫視之如兒戲
之為烏合對於一切黨人至詆之曰蛙鳴蟬噪徒惹紛糾此際螭蚌相爭漁
人得利豺狼當道國事日非是非政府之過實黨見不和之所致耳我國共
和告成政黨諸君不圖整頓統一之術惟事事與政界相衝突欲安反危欲
速反遲迨其後同室操戈如水火不相容爭端幾無時或息政府遂乘其隙
建設無黨內閣欲國之治其可得乎

省政府派員調查玉門石油

玉門縣在嘉峪關外所屬昌馬地方有石油焉即未煉之煤油也

入京引見由迪化入關道經玉門小憩逆旅御車者手持生油一盃冒冒然從外來與炳
華相值問何物曰此玉門縣所產之石油也不用一錢聽人取攜遂往而觀之見油從石
縫中流出黑如漆燃之極明俄購機開採可與美國煤油相提並論抵省謁當道亟言其
利當道以為迂闊至是始派員會同玉門縣知事實行調查以期購機開採後十年省議
會副議長慕壽祺以私人名義函玉門縣
知事將油質寄京化驗茲錄其回書於後

現在甘肅省
飛機場已設
汽路已通
非煤油不
行飛機非油
不可之二者
非中國所造
且有警各圖
鎖海口能不
生恐惶乎然
玉門油氣宜
開採以備要

案後漢書博物記曰延壽縣南有山石出泉水大如箕籬注池爲溝其水有肥如膏肉漿
漿水永如不凝膏燃之極明不可食縣人謂之石漆元和志在玉門縣東一百八十里泉
中有若如肥肉燃之極明周武帝官政中突厥蘭酒泉取此脂燃火焚其攻貝得水愈明
酒泉賴以獲濟明一統志石油出肅州南山肅鎮志嘉略關西有石漆今案玉門縣赤金

東南一百五十里有石油泉
七人取以燃燈即石脂水也

漢玉門關在敦煌縣西北一百四十里即現在之小方盤據父老云漢時西域于闐河出
美玉輸入內地由此關經過故名距今酒泉縣一千餘里班昭爲兄超上疏云不敢望到
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即此五代時晉高居誨使于闐記云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又西
百里出玉門關治今之玉門縣也須師古注漢書引敦煌農因十三州志云漢罷玉門關

屯徙其人於
此置玉門縣

玉門縣查報煤油原文查得縣屬赤金區所產石油每歲能出三十餘萬觔左右油質甚
佳堪以適用知事會將該處所產石油用器盛寄北京化驗廠考驗去後茲接該廠回函
內稱前寄石油標本其質甚美一種可化爲三上層曰燭質中層曰煤油下層曰汽油每
華平一兩可取洋燭原料二錢五分煤油三錢汽油一錢五分汽油每華觔約值價銀
八兩餘路最廣油源如果暢旺定獲大利且因資本無多美式機器每架約需價銀四五
萬元華式機器不過二千元以上運費尙不在內藝徒亦易學成力勤甘肅開採或請領
官本或集股招商倘若兩力無效擬請大會派員進京面商該廠有意組織開辦勿使放
棄等語查赤金出產石油於茲有年因該處民人既無化驗之學又乏製造之器任財棄

體瞬滿二年番僧是否服從尙未表示寫木樣深明大義率領各寺番僧謁

見都督請轉呈大總統蘭州市旗懸五色絲管紛紛盛矣哉

以張廣建爲陝甘籌邊使

廣建安徽合肥人民國元年署山東都督以事去職署順天府府尹至是任陝甘籌邊使先至甘肅調查

教育部徵求甘肅樂歌

詩列十二風苟有所關繫微如曹鄴猶錄於經否則雖如吳楚之強大亦在所象後世之樂雖非古樂比亦各有取焉古今樂府兼

收並包九州萬國所採無幾而郭茂倩所錄乃有敦煌樂西涼伎其聲樂如此今則不可復聞矣教育部以古例今遺員徵求番漢歌謠亦皆採訪

慕壽祺曰正樂之不講久矣而隴東南猶有先王之遺意其歌謠亦多可採蓋聖人之教澤未忘也益以天水隴西南安妥定諸郡逼近羌戎民俗古樸其少壯者修習戰備高尚

勇力往往樂於從軍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慕壽祺曰民國二年在各黨派明爭暗鬪中甘肅國民黨正趕選省議會議

員以期早日成立俾完成憲法選舉大總統得以從速樹立正式之民國政

府甘省如此他省希望更爲濃切不意國會成立反資其爭鬪之具制定憲

法選舉大總統等因各派意見愈深競爭愈烈所謂欲解紛糾而紛糾愈

甚者也國家從此多事人民遂遭塗炭甘肅前途遂不堪問矣

三年春二月定蘭州鐵橋歲修經費

清本前總督升允創修蘭州黃河鐵橋係就原有浮橋處所新建浮橋西北即鎮遠門故又名

鎮遠橋其制用巨舟二十四艘橫口河上架以木梁以木板圍以欄橋兩岸鐵柱各二木柱共四十五鐵梁二艘重草覆倍之各長一百一丈維繫甚為完固考蘭州舊志浮

橋係明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遣守禦指揮趙祥建於城西七里越四年衛國公鄧愈移建州西十里十八年守禦指揮楊廉又移置城西北距金城關二百步今考橋南北鐵柱

各二一刻大明洪武五年官武將軍金鑰守備趙祥立一刻總兵官魏國公建及洪武九年蘭州指揮王鎮監鑄水樂正統隆萬間屢歲屢修清乾隆元年巡撫劉公於養復新

製鐵鏡加以棕纜乃益牢固水夫三十名月需工食銀二十兩七錢五分冬日皮衣銀二十四兩由蘭州府商稅盈餘項下開支歸河橋廳經理每年歲修經費約四千兩之譜歸

奉蘭縣經理春暖冰消則建至十月冬月冰結解去繩鎖移船河干冰結堅凝往來車馬行於冰上名曰冰橋當冰結未解及將解未解之時往往墮水溺斃光緒二十二年聘

德國工師改修鐵橋經年工成橋五空中用賽門德上置石柱四上巨鐵梁傍豎鐵欄上鋪木板工頗堅固其浮橋水夫工食皮衣及歲修經費一概停支至是始定每年歲修及

守橋巡兵共需銀一千九百餘兩為地方經常出款作正開報

案鎮遠浮橋舊係蘭州同知專司其事乾隆三十六年同知裁缺四十二年設縣主簿司
之道光三年主簿裁缺拆建修補歸皋蘭縣報消木植由洮州廳購連工料銀兩由蘭州
府征收稅項開支其由皋蘭南鄉人民擔負其抽木棧巡查夫役等事歸蘭州府經
管理前清光緒二十四年歲次乙酉陝甘總督升允改建鐵橋其資料購自美國紐約鐵
橋公司包工者天津德希公司迄於宣統元年六月工竣橋長七十丈寬二丈二尺有零
河中建修四墩內建鐵柱外以塞門德士參合石子成之上架橋身分五段每段九方格
共四十五格橋面兩邊翼以扶柵中馳輿馬左右行人較之以前浮橋其便利真不可同
日而語計造橋用費共二十萬有奇歷時二載踰四月其督辦一切始終其事者為蘭州
道彭英甲承修者為美丁程司滿寶本德人德羅華人劉永起

等旁有碑記可考橋南北兩端又用洋文載明鐵小牌各二
又考任昉述異記席其草五代史契丹憂澤有息雞草味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
吉浪志稱爲其甘州志稱爲稽其武威志及王全臣甯夏渠務書稱爲席其黃志稱爲
其席其實皆一物也甯夏府志名夕菱又名菱菱即蒲其其之譌爾雅釋地疏桴棹機
本爲之大曰棹小曰桴乘之渡水唐韻排棹也蘭州人以大木聯屬縱橫各二三丈者呼
爲木棹以牛羊彈脫爲裝其數或四或八或十餘不等上用圍一二寸小木數根相聯屬
者呼爲排子亦名皮棹蓋即小曰桴之意所以別於木棹也康熙字典桴一作排亦作舞

音律

慕壽祺曰黃河之有浮橋所由來久矣秦昭王初作河橋今蒲津橋也宋元

鐵橋倘為敵人
所炸則交通斷
絕北山轉車不
來省城即發生
慘劇是杞人之
所慮憂者矣

吳省飲飲極
純用賦體極
發揮以光無
寶之題而形
盡致所關頗
神靈氣自華

甘肅通志卷之七

符二年熙河蕪會經略使孫路言蘭州之西喀羅川口有古浮橋舊基明洪
武時於蘭州北門外造舟為梁蓋亦沿用古人之法也人情厭故喜新聞鄭
州之有鐵橋也仿其法以造之規模雖小而便利良多不可謂非邊徼之大
王程也所可慮者一旦有風塵警既不能折橋為舟又何術以限戎馬之足
耶

青海各王公遣使至蘭州表示傾向共和

去秋九月各王公齊集海神廟舉行祭海
典禮歲香則名曰御賜黃旗則繪以龍文

兵衛森嚴筵席豐盛會盟畢欣然相告曰中國
政府依然在也至是承認共和遣使餽禮等物

案禮音榜禮音羅西番織絨也以西藏所產為最其製法用最上羊絨搗成

細線以藏紅花染之色鮮而不脫又有黃色灰色縲成四五丈長八九寸寬

的正頭其最細者每疋價洋百元吳省欽禮禮詩云邊城出魚通

今此川烏
打箭爐

一、織品耳說
傳原本本非
此、有卷有編交
此、流未易

斯歲即今連屬水草健移帳羊牛富量谷豈惟馳騁便寢食利皮肉一毛積

萬毛氈毼細盈漫矧然體漸蟲交搓緒相續數丈五一條條受機抽經之

復緯之織作妙緣督長劉準高架用手不用足正成刮使光束卷詫豐縛入

市茶馬市任貢組繅惡

慕壽祺曰古無所謂錦也三國時始有之然則漢以前西戎所貢土產其毛

貨乎逸周書王會篇云以白旄紕罽為獻揚雄蜀記重南越氈毼注罽也皆

今之氈毼也青海王公所獻於蘭州政府者純粹毛織品也聞自西藏購之

重開法政專門學校

先是光緒十五年蘭州府設審局內附設學吏局其經費由釐金
局每年籌撥銀四千二百兩二十六年改為學律館移設臬署西

花廳所有發審局學吏局正佐各員一律入館學習吏治其各員原領津貼改作該館經
費每月分別等第依次給獎二十九年改為課吏館經費乃舊二十三年改課吏館為法
政館添派提調管教各員並設講堂認真教授每年由藩庫添銀一千兩統捐局添銀三
千兩運前共需銀八千二百兩宣統元年復奉文改為法政學堂移於城內西大街添聘

教員並准本地士紳入堂肄業分作官紳兩班除舊日領款不計外復由統捐局每年添撥銀四千兩共銀一萬二千二百兩二年從實核減共支銀九千五百九兩即由司庫統捐局兩處開支辛亥九月停止至是重行開辦擴充經費

並擬附設法學會於校內每星期日政學兩界共同研究
慕壽祺曰九洲大矣法津繁矣益以文質異官黃白異種欲適其用官合萬國法津比較而會通之譬若適泰適洛虛扁易其方書費後費先廖良殊其宗派帝樂王禮不相襲冬裘夏葛不相通而或斥森有禮歐化之非泥瑪志尼國粹之旨言法系則躡支那於羅馬考法條則擬會典於憲章不自知其說之非矣民國開幕集會結社研究法學者盈宙合矣然洛是蜀非牛恩李恐閱牆無已識者譏之非切實研究法學不可歐人背設比較法學會不百年法儒萬法精理一法實胎其範巴黎比較國法一會實導其源荷比承流德英接踵迄於今日靡國無之去年秋伍廷芳王寵惠沈家本許士人等九人外維西哲合籌之義內仿東林結社之規在京師發起比較法學會函知各省多表同情借列邦法令模型作他日法規繩墨於是有譯書之議有刊雜誌之議有設藏書樓之議茲事體大經緯萬端非獨力所能又亦空言之徒托今則時事日棘交涉日紛甘肅雖非通商大埠而青海則與英時有交涉肅州則與俄或互通函電法學會之宜設實為目前當務之急

三月取消省城自治籌備處及自治籌辦公所

先是官統元年改諮議籌辦處為自治籌辦處辦理各屬自治事宜以司道充當總辦內分總務選舉庶務調查四科各委專員分任其事薪水工食局費川資等項歲需銀三千七百四十九兩暫由司庫開支俟各屬自治事宜一律成立即行裁撤為

地方臨時支款二年憲政籌備處電催甘肅速辦自治總督長庚以陝西渭南縣知縣張世英對於自治素有研究奏調來甘籌備自治世英籍隸秦州請從秦州辦起再推之於

通省長庚奏明在案民國二年省城設籌備自治處即以世英爲處長正在進行間是月初三日奉中央通令所有自治籌備處自治籌備公所一概取消

附錄袁大總統取消地方自治訓令文地方自治所以輔佐官治振興公益東西各國市政愈昌明者則其地方亦愈蕃滋吾國古來鄉遂州黨之制齋夫鄉老之稱聿啓良規允

臻上理聚皆辨等位以進行決非離官治而獨立爲社會謀康甯決非爲私人攘權利乃近來迭遠湖北河南直隸甘肅安徽山東山西等省民政長電稱僉以甘屬自治會良莠

不齊平時把持財政抵抗稅捐干預詞訟妨礙行政請取消改組等語業經先後照准在案茲又續據熱河都統姜柱題電稱承德縣頭溝鄉議事會私設法庭非刑拷訊湖南都

督湯耀銘電稱湘省各級自治機關密布黨徒暗中勾結及亂黨叛變各會職員跳盪譁張或汗僞命自任中堅且平時弁髦法今魚肉鄉民無所不至請即行解散以清亂源山

東民政長田文烈等電稱栖體縣鄉民因上下兩級自治會平日私受訴訟濫用刑罰集怨釀變聚衆圍城業已派隊彈壓吉林民政長齊耀琳呈稱長存縣議事會議決不按法

定人數違反省行政官命令把持稅務非法苛捐冒支兼薪並對於外交重事公然侮辱貴州民政長戴戡電稱黔省自治機關由多數暴民專制動輒奪民權不知國法非廓清更

始庶政無肅清之時浙江民政長風映光電稱浙省自治會侵權違法屢行自擾請停民進行另定辦法各等情本大總統深維政治之道貴在無擾革命以來吾民兩丁困厄滿

目瘡痍每一念及怒焉如搗似此亂紀之各自治機關若再聽其盤踞把持滋生厲階吏治何由而飭民生何由得安着各省民政長通令各國將各地方現設之各級自治

會立予停辦所有各該會經管財產文牘及另設財務捐務公所等項由各該知事接收保管會員中如有侵蝕公款公物者應澈底清查按律懲辦其從前由各該會擅行苛派之項細難捐請凡不正當之收入並着各該縣知事詳細查報內務部酌量核定至於自治不良因由流品濫雜亦由從前立法未善級數太繁區域太廣有以致之着內務部迅將自治制度從新整訂務以養成自治人才鞏固市政基礎為根本之救治庶符選賢與能之古旨漸進民治大同之盛軌其自治制未頒定以前各該地方官尤慎選公正紳委任助理自治會員中亦不乏賢達宿望宜虛衷延訪勤求民隱不得誤會操切致違本大總統懲除豪暴保佑良善之本意此令

以陝甘籌邊使張廣建為甘肅都督兼民政長

廣建合肥人由順天府府尹升任甘肅都督兼民政長

蘭州河北醫院開幕

外人來華傳教者凡教堂所在例須設一醫院以救濟貧寒蘭州東大街福音堂清末有金大夫者英國人心慈而手術妙無論何

人往求即應人或有助脛折臂者請治之無不完能破腹洗腸破腦剗臂幾如清初之倚衣道人久之來醫者衆福音堂實不能容民國元年始購地於黃河北面對五泉山背倚王保保城空氣新鮮宜於養病經營一年及由外洋購置諸藥品全是辦理就緒名曰河北醫院金大夫平二長川住宿人施割解之術心細如髮手不粘肉若刀若剪若鑷若線若鍼皆以藥水養之其解剖也以蒙藥少許使飲病人入黑甜鄉以玻璃瓶納入口中先收其生氣氣若小蛇五條上下盤繞蓋所謂五行也然後如法割解諸事畢仍以玻璃瓶還其氣須臾病人醒矣

皆人正是神有語神
畏之以蓋之所謂然爲
之人心其其往陰陰古
知故朕明住陽陽今子
此也人乎誠而免史所

案朱彝尊曰下舊聞考曾以教堂附寺觀之後輕之乎視教堂矣現在信教自由載在憲法教堂似不與宜寺觀並列至於宗教之活動教徒之多寡演教之歷史及其所經營之

慈善事業有益於社會者如醫院學校等事宜別爲一篇名之曰宗教建築

慕壽祺曰余聞金大夫手術高備同鄉李生國鈞介紹得親見其割解也者神乎技矣古之華陀不是過也後二十年而福瀾安息各醫院相繼成立以慈善之舉爲爭利之謀其

下焉者又或草菅人命庸醫之謂其能免乎然後知英國醫術必有謬傳焉不然何他國之人不如也耶

省政府許民人祀城隍

先是民國二年省城祭孔子並令各縣行釋菜禮農商兩界請祭省城隍不許至是復求之炳華恐干物議將以尸其請也各

縣旅省紳耆紛紛呈請炳華不得已請示內務部頃接部電內云政府並無禁止之明文適逢二月朔日炳華親詣省城隍廟拈香致敬議會有人質問炳華曰吾豈一味迷信如老頑古之所爲乎惟是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古之聖人以神道設教蘭州省城隍俗傳卽漢將軍紀信明少保彭澤曾辨之辨者醇醴聽者藐藐今則科學發明破除迷信而民間習慣未易消除且紀信籍隸秦州秦州城外代漢高祖死其忠烈之氣千載下凜乎如生君等恭敬桑梓以鄉賢之禮待之奚不可者况今之人民不畏法律而畏城隍則是良心未泯也飭皋蘭縣查祀城隍典禮行之各縣願祀者聽其自然祭時所需羊豕山各地方自籌不得作正開支

案城隍二字始於泰之七六禮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注伊耆堯也蜡神八水庸居七水隍也庸城也春秋鄭災祲於四鄰宋災用馬於四鄰鄆墉庸同由此推之祀城隍蓋

本橋信書鬼神
感夫愚解因
總多真誠因
梁則偏聽政
許人民肥城
設亦聖人神
設教之意乎

始於堯時城隍之有廟則始於吳太平府志其封城隍為王者見於後唐廢帝清泰元年
封城隍而其夫人者見於元文宗天歷二年至以神鬼為城隍者見於蘇軾傳夷堅志
柳子厚為羅州城隍見於韓昌黎文集青浦城隍神相傳為明方伯上海沈思蓋恩清風
亮節彪炳郡乘沒而為神靈爽丕著元奉議大夫秦裕伯直隸大名府人元末避亂上海
題橋見志明太祖勅封為上海城隍近來查初白先生言今江西城隍為灌嬰杭州城隍
為南海周公新其他如粵省以兒文毅為城隍雷州以陳馮寶為城隍定西以文天祥為
城隍諸如此類不可勝記

又考史漢皆不言紀信何用人明一統志云安漢又云成紀榮澤志云成紀人以將軍從
漢王於滎陽楚攻之急信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
人楚因四面擊之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漢王
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項羽見信問漢王安在信曰已出去矣羽怒燒殺信唐相臣李
德裕論之曰殺身成仁代有豪傑莫不顯一身之義烈未有係一國
之存亡惟紀信乘黃屋以誑楚赴丹焰而存漢數千年間一人而已

慕壽祺曰紀將軍沒已二千年矣而蘭州婦人孺子尊崇備至者豈盡迷信

哉聖人借神道以立教佛家益以因果報應之說俾一般普通社會不敢妄

起邪心不敢妄為一事臨上質旁在在若帝天昭格矣人固有不畏長官不

元正統元年六月
涼州各處回州
於江西南各處
三百年八月六日
兩入回二日
浙自其後文
浙江人其後文
丁鵬年材傑出
以時鳴矣金陵
劉智若天方與
諸擇要解等者
河州地異江浙
而馬應龍文所
為高麗使臣功
景仰其武功
穎者尤不可屈
指教張勳初
至金城聽趙與
一而之詞故思
馬提為難試
五族一家漢
並重江所
四族善之耶

敬祖宗不孝父母而一入城隍廟則悚然毛髮欲動非所謂通俗教育也耶

都督署衛隊與西軍衝突馬安良忍之

籌邊使張廣建初發表時在京晤前甘肅督軍趙維熙談及馬安良維熙曰此跋屬將軍

也又有張世英者天水人也由庶吉士出宰渭南資格頗老現辦甘肅自治此二人者一漢一回將來馳至金城能不得罪於巨室則為政不難矣廣建因先人之言橫梗於胸中落任後與安良朝夕晤談貌合神離已轅門牌示有害馬不除安收良果語安良拜謁下轎時又不聲炮主客之間形成冰炭至是將軍府衛隊在南門口飯館與西軍遇始而口角繼而鬪歐安良聞之嚴束所部下令曰以後遇衛侍隊諸事退讓敢有發鎗者殺無赦次日衛侍隊復挑釁以刺刀亂斫西軍徒手但以石子還擊當者輒敗安良令該管營長即日移駐城外

慕壽祺曰余與河州人士遊習馬占鼂

同族中之善用兵者見清同治十年

將死時囑其子安

良曰爾欲保守家產得意宦途以兵力實行海一寺主義須事事與漢人聯

合則決不至於失敗又問應世之道曰以柔克剛老子之道不過如是而已

矣安良帶兵數十年光緒乙未之亂能為董福祥所信任此次諸事退讓不

清國十一年
占舊曆巳
四月十三日
此回快文所
也

與張廣建相抗衡蓋遵守其父之遺命也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悻悻然見於其面此豈足爲勇也哉

解散甘肅省議會

先是民國元年各省省議會成立其間或毛舉細故逕電中央或越俎

代庖干涉行政已爲國人所訾議二年糊口戩事有人在上海創設省議會聯合會一倡百和舉國若狂雖邊遠若甘肅亦曾派員加入總統袁世凱久有取消之意及地方自治業已取消各省都督民政長又推趙秉鈞領銜呈請將各省省議會應一律停止職務袁總統乃下一令曰據署直隸都督趙秉鈞署直隸民政長劉若曾等電稱各省省議會成立瞬及一年於應議政事不審事機之得失不究義理之是非不權利害之重輕不顧公家之成敗惟知懷挾私益以黨見爲前提其且當湖口騷亂之際創省會聯合之名以滛上爲中心作南風之導火轉相聯絡胥動浮言事實彰明無可爲諱有識者潔身遠去謹愿者緘默相安議論紛紜物情駭詫而一省之政治半破壞於冥冥之中一般輿論僉謂地方議會非從根本解決收效無與凡敷衍目前不如暫行解散所有各省省議會議員似應一律停止職務一面迅將組織方法詳爲釐定以便另行召集請將所陳各節發交政治委員會議決等語政治委員會明知國會解散自治取消省議會議決難存在照呈請人原文呈復總統又下一令張廣建奉令後即行解散茲錄電令於後

民國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袁大總統令前據各省都督民政長電請停止各省省議會議員職務當經特交政治會議議決呈候核奪施行茲據該會議呈稱本案業經開會議決

僉以謂各省省議會根本上之不應存在法律事實均有強固之理由擬請將各省省議會一律解散所有一切行政事務由各該省行政長官力負完全責任至各省地方將來應否組織別種議事機關應以地方制度如何規定為衡請俟制定地方制度時通盤籌畫折衷定制以利推行目前毋庸釐定組織方法亦毋庸聲明另行召集免涉駢枝等語查各省省議會係沿襲從前諮議局舊制而來本大總統前在臨時任內就職未久即經特頒命令飭下各省長官召集臨時省議會當時尊重民意之初心諒為我國民所共見嗣前參議院議決省議會暫行法本大總統亦經立予公布施行並先期飭由內務總長督飭籌備國會事務局將省議會議員尅期選出力足厥成其兢兢於好惡同民之苦衷初不料各該省議會成立以來或因地方事變牽涉內亂嫌疑或因黨派紛爭議事鮮有成效竟有如該會議及各該都督民政長之所陳者吾國行省制度區域過廣就從前諮議局及臨時省議會與夫現設各省議會而言其性質既界於中央議會及地方議會之間而事實之經歷又已積有五六年之久得失利害早已瞭然該會議既稱省議會不宜於統一統一國家不應有此等龐大地方議會應即依照議決將各省省議會一律解散統籌釐定地方制度時再行折衷定制俾利推行各該省議會一經解散各省行政長官須知本大總統係以刷新政治為懷初非蔑視地方輿論該長官等責任即萃於一身即應勉祛因循敷衍之習自時厥後務各於地方吏治閭閻疾苦加意講求下以救水深火熱之人民上以扶風雨飄搖之國家各該議員中不乏深明大義熱心公益之員該長官等儘可隨時延訪虛衷諮詢尤望桑梓敬恭共謀樂利本大總統有厚望焉此令

夏四月以驍勇軍統領崔正午率兵守故關防豫匪竄甘

白匪者河南寶豐縣人名閔齋蓋陸軍學生多

以字行之先是宣統三年閻齋入將軍吳祿貞營受營長職隨祿貞駐石家莊將謀大舉與袁世凱並爭秦鹿忽祿貞被刺死心中頗不平思為祿貞復仇即日還鄉號召黨羽擬揭竿獨立會因南北統一所謀未遂乃與綠林豪客秦椒紅宋老年張繼賢杜其賓張三紅李鴻賓等訂莫逆交將步王天縱後塵時河南督軍張鎮芳專務脞削不恤民生馴致盜匪蠱起互相勾結閻齋本不為盜至是亦不自由兼之湖北改進團逃犯多入閻齋麾下黨羽漸多氣焰益張初劫舞陽王店繼而陷光州入湖北界擾均州竄浙川勾引餘黨孫玉章時家全王成敬等攻破紫金關意圖西嚮總統令段祺瑞沿途緝匪當是時閻齋馳突楚豫肆行搶掠人稱之曰白狼以其與豺狼無異白狼自紫金關攻陷後長驅入陝連陷龍駒寨商州藍田繞長安而西總統嚴令護軍使趙倜由河南入潼關跟蹤追擊白狼聞趙倜率殺軍全部將入關復渡渭陷乾縣全陝大震趙倜至西安與陝西都督陸建章會商逼白狼入西北先呈報陝西境內無一匪蹤再往甘肅剿匪所謂亂不亟則功不張也既以鄰國為堅又留巨盜以自重白狼遂由乾縣走鳳翔甘肅都督張廣建聞之大驚曰白狼至鳳翔則去秦州不遠秦隴連界處有故關焉可以限戎馬之足倉卒間不得其人或滿崔正午廣建詢其人歷史曰鳳翔回族也同治初被人裹脅相聚為非十八大營有所謂催三者即其兄也後投左宗棠入清水籍張家川弓門寨等處以之守故關實屬人地相宜正午年已七十矣縱不為大局計獨不為桑梓計乎縱不為桑梓計獨不為家資計乎廣建大喜

令崔正午守關山

慕壽祺曰袁世凱稱時竊位帝制自為催殘黨人弁髦約法設海陸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收全國兵柄集於中央鮮不曰天下從此太平矣而白匪騷亂河南復縱橫四省甘

肅被禍尤殘傷幾許民命費幾許民膏而後驅逐出境往事回思隴南十圍縣之劫皆世
凱一念之私所激而成焉者也至白閭齋欲學王天縱其心術同爲人所共諒而王以俠
著白以盜終蓋時機有
先後行動有得失耳

令提督焦大聚帥兵駐馬營監

狼匪之將鼠甘也都督張廣建已遣崔正午防守故關
又恐地險之不足恃也蓋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特慮

語耳萬一故關不守則敵人長驅直入必取秦州爲根據地既取秦州勢將來撲省城由
秦州進省之路或取道伏羌而隴西武山以至狄道此大路也或取道秦安而通渭馬營
以至定西此小路也白狼機數省經驗最深避實擊虛其走定西無疑成性以大
聚老於軍事令帥兵駐紮馬營用道員金承蔭爲營務處畫我機以防敵人東竄

崔正午私走鳳翔豫匪乘間奪故關遂入甘境

豫匪全鳳翔以故關地險而高崔正
午雖老所部皆回庚青年子弟以

其鋒不可犯徘徊觀望靜待時機正午原籍鳳翔聞狼匪盤據起桑梓觀念欲徵倖以成
功爲鄉黨宗族光寵還精銳若干人星夜向鳳翔前進瀕行其子暖叩馬而諫曰大人身
膺重寄軍官以服從爲天職都督屢次來電令我父子嚴守故關不許擅離一步倘敢故
違法所不貸鳳翔距此甚近敵人謀之久矣我能往能禁彼之不來乎正午不聽揚鞭去
比至柳林舖聞狼匪服裝不整鳳翔城門洞開遂一鼓作氣衝進西門蓋白狼誘之使入
俟正午入城後以老弱包圍之自率生力軍過汗隴奪故關所謂少成傾崔暖者早不
知其去向矣正午聞之大驚邀集親族揮淚而言曰吾所以來此非有正式公文也故關
若失將何辭以對都督引狼入室蹂躪同胞又何顏以見隴南父老乎張家川弓門鎮等

處財產亦非我所有矣乃倉皇出走行抵故關之麓下令仰攻當是時白狼反客為主以逸待勞回軍又無人供給糧糈事事處於失敗地位幸趙開大軍次隴州正午往投之側即軍隊隨同入甘

案豫匪由陝入甘取道西府西府者鳳翔府也在陝以西由鳳翔而汧陽而隴縣隴縣城廓頽廢無險可守涉流渠渡至咸宜關進關山關山即隴山行甫里許路迴峯轉山勢峻嶒大石礧森然如虎豹林木紛披叢雜山隅積雪凝徑陰氣逼人過頭橋四面峭壁千仞隔礙天日怒濤噴雪下有深淵十餘里過二橋復嶺重岡從人面起陰風颭颭老樹擁腫行人至此往往見虎跡過三橋危徑直上鳥道紆盤仄可馬足悸人心魂與志所謂隴坂九週七日可至嶺者即此地也使於此派兵戍守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敵人瞻望徘徊欲進不能下臨絕澗俯視飛蕩其不敵者鮮矣從此至山嶺鳥雀全無惟聞風聲颯颯幸地勢平坦人家三兩居官路旁以此駐軍頗不岑寂山中燃料逐處皆是石罅流泉厥味甚甘飲之食之最為相宜由山嶺西下二十里宿長甯驛是為甘肅清水縣境二十里闔家店又二十里弓門鎮昔白起屯兵於此地頗重要使於此阻以重兵敵雖偷度故關而天水猶可守也天水不失則伏羌武山無風鶴之驚矣

慕壽祺曰隴匪之竄擾隴南也由西安而成陽而興平而武功而扶風而岐山以至鳳翔由鳳翔西入故關其中又有汧隴二縣二縣非可朝發而夕至

也當時署甘州提焦大猷統馬步八營是爲建威軍固原提張行志統馬步十二營是爲壯凱軍甘州提馬安良統回隊十四營是爲精銳軍陸洪濟統馬步六營是爲振武軍周務學統馬步五營是爲忠武軍馬福祥統馬步六營是爲昭武軍馬忠孝統回隊四營是爲忠義軍省防則有吳炳鑫等所帶之新建軍秦州有馬國仁所帶之巡防軍武山則陳正魁所帶之游擊隊畀之以方面之重榮之以麾旄之尊將以表雄才而樹異績况有關山天險固我藩籬提鎮大員知兵者當不乏人乃以驍銳軍統領崔正午守故關譬如弈棋一着錯則滿盤俱輸矣誰爲之帥坐令白匪斬關直入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

秦州鎮馬國仁與豫匪戰於王家磨敗死秦州陷

匪之初入甘也秦州以國仁爲長城仁亦頗自負或謂事急矣

可急電省城請援兵增餉項曰賊橫而後調兵是謂後局兵集而後請餉是謂危形吾今者有勦法無堵法有死法無守法聞者早知其捐軀報國矣及白匪至國仁慷慨瀝泣誓以忠義對兵士曰歸七尺之軀於朝廷灑一腔之血於邊塞熊廷弼所言吾願學焉以分統馬國禮領所部會同天水知事張紹文守內城部署既定自率馬弁數十人出城探匪至城西五里之王家磨與匪遇國仁奮不畏死手發開花斃匪甚多卒以寡不敵衆匪從三面圍集且當殺機正盛人力難以挽回國仁被開花倒曳受傷墜馬而死軍民因之奪氣馬國禮遂率所部出東門同城文武多隨之以出時則城關猶未陷也道尹向藥率紳民登陣堵禦增運籽彈同奮死守匪探知城內無兵據城外高屋伏棟脊後攻西城益急炮傷紳民數人城上大亂匪從西門梯城而入大城遂陷繼而東城亦陷匪自城上下時向藥在中學堂門首爲匪所擒藥大言曰汝等所求者財物銀錢耳砲斃我可也不必多傷民命余非畏死者畏死則早出城矣匪釋之行數十步又遇多數匪擁向藥至上十字街問軍裝局在何處藥佯爲不知匪以一大石擊之紳民見之環跪而請曰此隴南道尹向大人也官聲甚好清勿傷匪又釋之匪酋至前詢知爲向藥乃曰百姓皆稱君爲好官可仍歸署視事倘有人與君爲難殺無赦

幕壽祺曰古之善用兵者多事游謀所以探虛實覘險易以爲進兵之階觀

淮陰將伐趙伯知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言趙人非輕非行險徹倖者比馬國

仁不知敵軍之虛實冒然與戰遂致捐軀則不用游謀之所誤也然視運軟

凡庸退讓不前者殆真奇傑非常之士矣乎

附哭故友馬相臣續使五律八十韻

慕壽祺

圖畫上凌煙千秋氣凜然黃埃餘恨在青史仗誰編坐鎮蕭關後名留藉水
邊赤眉正猖熾黔首尙拘繫笳鼓秋悲壯滄桑歲變遷征途次成紀遺塚拜
祁連心迹敬頌久血痕晴更鮮但期河洗甲不用紙飛錢往事堪回首當時
許握拳故覆音寂寂猶記夢涓涓年少才偉大行方智却圓中流橫砥柱平
地遍戈鋌宮殿咸陽火旌旂漢口船援軍斬隴坂盪寇指秦川玉塞金城秀
銅牆鐵壁堅流離恤鴻雁攻擊奮鷹鷂勝算留侯策先驅祖遜鞭倘能收楚
漢直欲衝幽燕禪詔頒金闕馳書拔醴泉羣龍恣酣戰馬匹竟空旋勇氣三
軍冠成功一旦捐鄉還師未老國幸制無專運啓風雲會恩邀雨露偏雄藩

新將帥清福豔神仙西塔名題壁南湖學扣舷由來生聖地甯復事戎韃邑
箱徽成禮川襟渭汭沂程搏鵬九萬旂臥騎三千殺氣金猶盛憂心火急煎
驚傳狼匪衆飛度隴山巔關險守難恃城虛傷可憐爭持心共怯望救眼將
穿勢已成孤注謀應出萬全敵勅休謂弱將猛敢爭先身命輕蟬翼頭顱壓
馬驕問誰收廢帳猶自射空穹金石丹心貫塵埃白骨纏時方資保障星已
落臺驢妖箴鐘句始宵聲哭杜鵑所期襟未展此恨石難填自古誰無死而
今鮮可傳凋戈森帥幕珠履廠賓筵標榜時流賞榮謀世網牽人生行樂耳
國恥孰興焉鐵鑄九州錯碑猶三丈鐫有時摧大樹無地覓新阡獨羨關西
將會應闔外權壇空誰國士座次配鄉賢颯爽姿仍舊馨香禮倍虔表忠錢
氏廟感舊薛家賤自愧無椽筆何從表墓田浮生餘虎口軼事話虞肩軍憶

柏貞節客來王仲宣忠魂杳何處哀淚幾經年英概爲河嶽新祠奉豆籩九
原安可作一劍尙空懸風雨煩呵護乾坤賴轉旋陣平神可盪旂亂我能寧
殘壘存諸葛凶鋒挫葉荃始知靈濯濯相與涕漣漣昔作將軍客猶稱弟子
員贊羈靈武寨家守鄭虔甑初見卽慷慨交談多放顛丈夫胸磊磊認我腹
便便改革機何速煩苛法盡銷田屯趙充國槎泛漢張騫秋晚離開菊風清
幕入年相逢人老大能勿淚潸潸怕聽驢歌唱看鷺序聯一朝成永訣重
晤歎無緣世尙愁多亂天胡不少延延妻妾怨春草渺渺送雲軒百世芳彌永
羣凶惡未悛軍威有韓范寇警備巴滇偉績懷身後危機伏目前縱收新戰
骨難免衆垂涎草莽英雄萃芸生疾苦駢稠繆防未雨氣數聽之天弩力銘
鐘鼎何心奏管弦裹屍須馬革風烈紹文淵

豫匪過伏羌大掠

初豫匪度隴關崔少將正午之子名媛者至伏羌避難署伏羌知縣徐兆藩造其寓而問焉曰吾來時白匪數萬人已至清水弓門鎮

焚我室廬索我金銀毀壞我槍械幸不妄殺人所到之處略為休息其首領甚多聞有學士登瀛之數其行之速如颶風急雨之驟至此時想已殆天水矣時四月初二日也伏與

天水比鄰可舉發而夕至兆藩聞之恐邀集翰林王海瀾進士任廷璣舉人謝邦彥拔貢宋挺生等開緊急會議僉以無械無兵為一時權宜之計兆藩謂豫匪遠來此亦勦敵何

謂弱也可以情感可以誠格而不可以力爭况事出倉卒城鄉並無民間可調事急矣如諸君言達變通權地方庶賴以維持偷事後為長官察覺或吹毛索瘢兆藩請以一身任

之乃令父老簞食壺漿迎於道左官紳鶴立以待而城中已大掠矣

案隴上傷心錄云狼匪初至伏羌官紳出迎詢問曰一再曰在後及等候多時仍未覩其大首領各要人正在無奈何時適先入城之賊已搶掠而出招搖過市一賊身服王海

涵之馬褂為海涵所睹急謂眾紳曰彼所着紫毛出鋒馬褂我家物也賊之大掠可知矣曷速過河以逃於是官紳相率過渭蓋匪之來也相傳不殺人不虜掠故伏羌官紳出城

迎迓以其歡心至是始知傳聞不實適渭河大漲非土人不能渡故過渭避難

幕壽祺曰自來成大事者必先有一定之宗旨而後仗義興師白狼則異是

其來也突如其去也飄然其遇官兵也聞槍即退逢山便入日行二百餘里

而毫無休息地據一十四縣而不知撫綏為首領者又不知軍紀風紀為何物所至之地搶掠一空欲壑既盈衆心瓦解觀第一次之過伏羌官與兵各

不相顧利心重則義氣輕其敗也宜哉

馬安良率兵回河州防守洮河

安良駐省城南潭聞豫匪竄洮岷大驚起而言曰匪將渡洮以擾河州由河州進省則甘肅之根本失吾亦無

家可歸遂率所部連夜回河州與漢人共守洮河防備甚嚴匪臨河而返安良死後其子廷勳鎮守涼州民十七年之亂單獨進行不與漢人合作是遠乃祖占筮之遺訓其敗也可立而待

豫匪竄通渭官紳迎於東峽口

初匪陷天水馬國仁陣亡通之紳民間之惶懼謁縣令陳鴻寶謀所以禦敵者縣令周歷城垣其形為方周四

里一百八十步南北一里東西一里九十步為高二丈有二尺為厚不及丈者一尺為門洞四為城樓南東西者三城之東北隅人煙稀少地勢高下不齊縣令問此地何名書吏對曰楊山子問楊山之名胡為而起也書吏無以對隨行紳士有知其事者對曰前清康熙五十七年甘肅地大震通渭尤劇北山崩將東北角城垣壓陷斯時也陵移山崩雷鳴火出城郭廬舍搖蕩傾覆入地底殺男女數萬口官吏無地辦公乃僑治縣西之六十里安定監即今之馬營監也又問何時由馬營移今縣城對曰乾隆十一年聚昌府知府

說到民十七年
河州之亂輻舟
已渡萬重山矣

吳紹詩按部至通渭以通渭地震後一縣兩治疲奔東西諸多不便乃以狀白諸總督黃廷桂請於朝發帑重修十三年七月初六日與十月二十二日落成規制草遠有城無隍益以同治兵燹迄今四十餘年元氣未復思緝固城邑而其道無由縣令以城垣其傾何足當勁敵蓋已知城之不能守矣至是白匪忽來伏羌雖小勝敵軍似無毫髮損通渭無兵無械城內殷實之家又皆聞風遁逃縣令度不能禦諭紳民有地方觀念者出城東十里至峽口歡迎白匪大喜曰吾所以西來謀大事耳事之成敗天也決不塗炭生靈約東所都居城外白匪率其親近百餘人入居高小學校間沿途無煤可購何燃料之缺也縣令曰南鄉羅家峽有煤礦時無資本開耳又聞城周圍若干里縣令以聞於紳耆答之飯後偶詣學生休息室見案頭國文課本取而讀之對其黨曰此地城小如斗民貧可憐不圖學生尙堪造就捐銀二千兩交縣令收存以作買書之用

幕壽祺曰宋仁宗時盜起淮南知高郵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

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賊悅徑去尋聞富弼時在樞府議欲誅仲

約以正軍法范仲淹請宥之仁宗從其言免仲約死今通渭無兵無械當白

匪過境時縣令陳鴻寶義當戰守乃遣各界歡迎法所當誅而事則可恕蓋

出於不得已也

豫匪撲馬營省軍以計勝之
馬營在通渭之西東至定西縣一百二十里西至通渭六

距省城一百餘里當事者尤是故道無提督大參帶兵防守時匪勢蔓延已入隴西境大聚聞自通渭來急屯省城派兵助守實無可派偷馬營不守蘭州文武官吏聞風

遠走矣有老將見大聚甚憂跪而啓曰豫匪遠來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我但高壘深溝以避其鋒不輕言戰則彼之銳氣挫矣甘肅地形處處有山遺精兵

占南北山頭出奇計以勝之則攻守勢殊不同魏陳泰所謂吾乘高據勢逼其項領不戰而自走也大聚聞之以手加額喜而言曰拾得高論賢於十萬師矣但吾所部守馬

營且不足况據兩山頭乎老將曰兵不在多賴用之何如其大聚聽其計請於城壘則守以民團於兩山則設以疑兵某官前矛某官後動某某控隘此據設伏某以一旅出山後

繞之並力共擊彼且以爲從天而下矣正在布置間匪已至匪之意在取定西定西得則蘭州下河以西五郡可傳檄定持以馬營梗於中先取之爲根據地由通渭出發時沿途

張貼布告大意宣布袁總統罪狀長甘者係袁私人官并討之其中噲灸人口者則有世凱罪浮操莽地據幽燕四世一公自詡識時之俊傑千秋萬歲誰逃亂世之奸雄等語方

謂戈矛所靡罔不納款馬營一鄉鐵耳吾以大兵圍之縱據城自守不過釜魚籠雀殘喘苟延及距馬營數里烽煙突起塵霧紛飛山則草木皆兵城則旌旗耀日步兵則分爲兩

翼村農則不見一人匪黨人懷觀望匪酋亦莫明真相忽聞山頭之人大聲呼曰定西救兵至矣匪驚擾潰竄

慕壽祺曰馬營之役賊視守卒十倍勝負不可知斯時也蘭州空無一兵使賊知虛實出死力與官軍戰則大局危矣處最危之時忽有人焉出奇制勝賊即奔散全馬營正所以

守蘭州也大吏以是歸功焦大聚而所謂老將者名不傳人多惜之

豫匪謀直撲蘭州不果

豫匪由清水所屬故關入甘肅境勢如黃河奔流一瀉千里官軍首無抵抗任其意之所之經秦安縣之龍山鎮仁當川通渭

縣之鐵櫃兒至通渭縣城犯馬營監時提督焦大聚守馬營以保障蘭州兩山張疑兵以恐之匪不敢入城擬越牛營至定西縣直撲省城甚十人詢入省小道十人答以西上打狼奔過定西所屬之車道嶺即為進省大路匪酋以為犯地名恐蹈彭亡之覆轍遂折回由景家口踰長尾巴梁經通安驛竄隴西

張家川回族掌教馬元章起崇義團隨官軍追匪

元章雲南人光緒三年徒步來甘居固原沙溝日誦可蘭經暇即為

人療疾二十一年後李得倉所統之南八營悉歸焉南八營者張家川回族也二十六年始由固原移居張家川頗其所居北山曰宣化岡

案河州回教有八大門宦曰張門

傳教最早曰華寺建於明在河州八方曰白莊老馬麟實主

持之曰巴素池山白莊分支

曰紅門甯定縣馬國棟先人所創

曰畢伽場在河州西鄉

曰臨洮拱北

扶提之

一曰大拱北似漢人之出家修道者皆遵守舊教自新教出而老教勢力漸衰中經乾隆四十六九兩次叛亂新教實為戎首咸豐中靈州馬化龍恢復新教與

隴東之穆生花回族稱總阿訇同治亂後左宗棠嚴禁新教光緒十年後元章由雲南至隴傳馬化龍之衣鉢

慕壽祺曰清乾隆以前甘回皆老教也自馬明心由西域回始創新教近又有新新教嶄嶄新教相繼而起甚至一派之中新舊分歧同室之中父子異教推原其故穆罕默爾卒後傳教者即分四派原係因材施教之義後人妄分畛域遂起爭端新教對於舊教輒以兵戎相見穆罕默德曰鄰邦異教必敬愛如常觀此異教尙不可仇况同教乎况以兵戎相見乎馬光烈不仇視異教且練團隨官軍追匪可謂有國家民族思想者矣

豫匪至通安驛隴西知事陸恩泰以計逼之走

隴西大縣舊與鞏昌府同城清初隴鞏布政使駐此規模闊大號稱高庶

區自同治回亂元氣大傷民國二年裁知府缺即以府署爲縣政府時榆中陸恩泰知縣事聞正魁大敗於洛門白匪長驅直進連破武山縣及車家岸楊家店等處浩浩蕩蕩向隴西進行隴西城內無一兵常即召集紳商在縣署開秘密會議既定惟酒食咄嗟難辦時某紳爲其子結婚置備酒筵甚多借以歡迎白匪一面懸燈結彩以縣署爲行筵一面還有膽略有口才並態度從容者十餘人作偵探分三起官紳出迎於十里鋪白匪聞之喜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匪中大首領同官紳進城居縣署開筵敬酒恩泰就主人位迎

門坐酒數巡匪首放言高論四筵皆驚久之前所派之偵探隔簾鵠立恩泰招以手偵探入附恩泰耳語恩泰點首者再已故作忸怩之色最後云再探如是者三匪首宋老年李鴻壽問何事恩泰欲言而不敢言問之再起而答曰頃聞偵探報告官軍由省城來人甚衆距城二十里是否屬實尙未確定匪首恐被圍乘官軍未來令通安驛所駐全陳陸續起程將出門邀恩泰送恩泰強留曰敝邑謹具犒軍資倉卒間未湊齊請少休息匪首以行裝已備難待至明日遂出城

慕壽祺曰余過羣昌士大夫爲言陸知事恩泰款接白匪事甚詳不禁拍案叫奇曰是豈文弱書生之所爲乎當是時隴上縣令多書生不習兵事聞寇至則棄城逃匿馴致地方糜爛罪不容於誅矣聞陸知事之保全隴西能無愧哉

豫匪陷武山外委張鳳翥死之

是月初八日匪由漳縣高樓子入武山縣境破車家岸等處城守營外委張鳳翥率營數十人禦之甚力力竭

死焉營兵數十人俱死初九清晨陸軍四營自羣昌來追賊至廣吳坡燬之賊潰走

慕壽祺曰白匪之亂提鎮大員屯重兵於外者星羅棋布方謂桃梁小醜不

難一鼓盪平也乃洛門之敗隕身行陣者僅一知縣譚文耳匪此次再陷武

山出城禦敵者外委張鳳翥耳此二人者皆爲國而死死未二十年並其姓

氏而亦無人知矣可勝歎哉

豫匪過洛門陳正魁與戰敗績管帶譚文死之

洛門在武山縣之東距武山三十里大鎮也洛水出焉其地宜稻東漢初

魏尋據天水蜀將王元守洛門以拒漢兵蓋古戰場也白匪鑿於漳縣之小挫所過村鎮探而後行將至洛門探者報告聞陳正魁在此防守名爲一營數不滿千白匪問正魁何如人或曰光緒甲午河漢之戰隨西甯鎮軍增設賊有功由親兵保總兵又問最近任何職務或曰曾代理固原提督署理肅州鎮總兵白匪聞而笑曰此條已富貴矣肉食者鄙必爲吾擒然亦不可不防因留精銳擇老弱者誘敵正魁不識我機聞敵軍前鋒至即令全隊出迎敵管帶譚文扣馬而諫謂白匪轉戰數省其首領又富有軍事學識與潢池弄兵者不同稍一不慎敗即隨之尙其留意而慎重焉正魁不顧而唾既而曰吾登堡墻遠望敵軍來者多老弱步伐又不整齊百聞不如一見信哉吾意已決爾勿阻撓遣文帶二百人禦之於西坪文頓足歎曰此冒頓誘漢兵之故智也白登之圍其能免乎正魁鞭馬飛馳而去及與敵交綏初猶勝負不分已而敵軍兩面包圍一出河北一由林家坪繞乾樹梁而出礮聲震山谷官軍救死扶傷不給痛哭聲相聞文左右衝突不得出士卒色爲之蠟文曰好弟兄勿懼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旋中彈坐而死軍械盡失正魁已被敵人擒矣此四月初九日事也次日殺軍八營尾追過境後數日有人見正魁乘老馬而逃聞係白匪所贈

案後漢書陳昱傳註洛門衆名在秦州伏羌縣西三國時姜維攻狄道至洛門引還洛門在今武山縣之東地有洛水故名蓋自古用兵之區也前清康熙十三年滇藩吳三桂叛

逆党萬餘犯臨涇甘肅撫標游擊岳鎮邦以護糧軍五百敗賊將李虎牙於落
門落應作洛岳鎮邦者蘭州人其孫襄勤公所撰先代事略亦作落門皆是也

古落門聚在伏羌縣西後漢建武十年隗囂據冀來歙攻拔之郿國志冀有落門聚通志
伏羌縣西四十里有永甯鎮即伏羌之大落門聚今甯遠縣東三十里洛門鎮為小落門

宋志秦州有小落
門寨即今洛門鎮

幕壽祺曰落門之敗士大夫惜譚文之死於戰復怪陳正魁不早自退却徒

作無謂之犧牲以愚所聞核之皆非也譚文

四川人充督軍署巡捕

文史耳本不知兵

陳所募之營率皆市中窳人子夫敲烏合之兵以臨強盛之寇其勢也不能

相當而事出倉卒寇如飄風急雨之驟至鄰近又無兵可救其死當是時雖

欲退而不能矣豫匪去後而諸文法吏又欲引切繩墨以歸咎正魁竟無理

譚死者善乎馮唐之告漢文帝曰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蓋自古歎之矣

豫匪至徽縣謀入蜀不果遂竄洮岷

匪擾天水西南鄰歷皂郊堡娘娘壩荔子原高橋榆樹壩峽門等處以至徽縣徽縣城最堅外

高而內卑爲隴南諸城之冠守之未嘗不可而駐防陳營長聞風卽遁縣知事張某留之
再不聽紳民相與謀曰合四十八鎮人民竭脂膏以養兵者爲保護耳忽遭變軍官膽小
如鼠率所部先逃是示敵以異怯也吾僑小人復何恃哉令婦女陸續出城以避強暴匪
前軍已抵城下紳民羅拜馬前匪酋見百姓凜凜若崩厥角殊覺可憐下令封刀入城駐
兩日擬取漢中聞陝軍防之嚴改變方賊由武都入蜀步邵艾度陰平後塵瀕行部
下焚水順典肆及某紳寓廬道經成縣其駐軍猶之微縣也棧道崎嶇無人敢阻

土司楊積慶率番兵與白匪戰於野狐橋

縣境敗又戰於臨潭城外全軍覆沒

新舊洮俱陷

匪於二十一日由武都抵岷縣城下知縣朱兆圭上城哀懇爲民請命匪
不許安都司發炮斃數匪怒環而攻之城遂陷匪將東南關商號及城

內殷實之家全行擄掠傷害數百人卽出城向洮州開發洮州土司楊積慶率番兵守野
狐橋令鄉民將橋梁撤去匪以車馬繩搭橋而過行未數武繩忽中斷陷洮河而死者
三四百人匪用民房木料造浮橋而過十五日至臨潭潭新成遠關紳民知不能守
僉謂城池之堅固商務之繁盛夙以舊洮爲憂遂應縣長林鳳韶退守舊城舊城全係回
民早爲謠言所誤謂豫匪與陸軍之來均不利於若輩乃與其黨密約擬於是日起事適
匪猝至卽整隊出城至范家嘴截楊土司亦率番兵至與回隊合番兵所長者叉子槍回
隊所持者單拐七九響毛瑟槍匪所用者七九套筒三把式皆鋼槍番回早處於必敗之
地戰甫合卽大敗番兵多投河而死洮水爲之不流回隊入舊洮城聚男婦老幼於禮拜
寺自焚之回婦女數人手執厨刀刃所生幼子剝爲肉泥又有一老媪年近八旬其子將
弑之媪曰吾所以撫育爾者爲養殘年耳今若此爾爲爾我爲我各求生路我絕不爲爾

累幸勿以白刃相加其子曰與其爲漢人所殺不如兒自殺之即所以報三年之恩也媼欲再啓齒而身首異處慘哉人道從此極絕矣

案野狐橋在岷縣西南四十里明弘治十四年建爲泇水經過之路橋長約五丈石磯對峙泇水在故泇州廳南三十里源出西傾山之東即驪臺山東北流入泇州境逕城南向

東流至野狐橋入岷縣境折而西北仍至泇州界

慕壽祺曰楊土司所部番兵平時以畜牧爲本隨水草轉移故其人皆習騎

射與漢人雜居住往秋熟騎馳蹂稼穡故其戩人人自爲趨利善爲誘兵以

冒敵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因敗則瓦解雪散覘野狐橋之敗可以知

其無用矣十七年河州之亂大吏猶倚重番兵豈非多此一舉也耶

豫匪謀竄文縣不果仍回武都聞文縣陰平橋已毀故折回至武都

文縣志陰平橋在縣舊城南門外白水急流中有蒼石一道就石豎柱成橋長二十餘丈所謂陰平橋頭也蜀景耀六年姜維聞有魏師請護陰平橋頭防未然後主不省司馬昭

遺諸葛緒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維還聞緒已塞橋頭乃佯出道緒引卻維從橋頭東還即此

豫匪陷武都遂由西固仍回洮岷

初匪至武都繞城而過至姚家渡謀度陰平不果至是攻武都陷之先是匪竄洮岷武都風鶴日收驚時

舉蘭舉人張炳焱司標武都獻策於縣知事謂武都道路之難與西蜀等聞匪過諸葛廟已深入矣彼且失其驚馳之勢禦敵半途此其時戰策之上者也其次則莫如守城武都城小而堅面山而枕大江率營兵鄉勇分陣死守彼不能越城而往若口必走西固無疑知事不用其言城陷炳焱以警悻死白匪遂由西固走洮岷以白水江船隻盡撤蜀道難行故也

幕壽祺曰徽成武都道最險山臨絕壁俯視江水深不見底中有一線路通

人往來行人至此驚破膽矣白匪數萬人行之如履平地馬亦昂首聽號令

彼固有爲而爲者也所可憐者老百姓耳匪自度隴以來過城鎮村堡所掠

黃白物芙蓉膏倉卒間無驟可覓遇老百姓卽強之使擡遇險道行稍緩則

鞭之實不能行者則擠而墮諸懸崖下葬於江魚腹者不知其幾何人矣有

自武都逃歸者自言身日在雲霧中不知人世間有難行之路問同行者則

無一人生還矣

靜甯哥匪謀作亂於水洛城圍紳驅走之

靜甯縣所屬之水洛城東川徐家碾地方有金禮者哥老會首領也與水洛城王政

達徐財盛往來甚密聞白匪竄隴南糾合同黨謀響應三月二日遣會目五人攜帶槍械至水洛訪王政達適外出遂會飲於徐財盛家向人民索糧草馬匹謀作亂水洛距靜甯遠民衆見事勢危急擬由間道往平涼請兵在籍知縣孫積慶阻之曰吾在衙門久閱事多寇至而請兵軍界長官未必俯如所請得請矣兵之來尙需時日往往兵來而寇已去於事無益徒耗財耳今於萬不得已之中籌一變通辦理之法速召集民團盧張聲勢下令於城曰凡窩藏哥老會者人人得而誅之不待官兵也各鄉遇哥匪須自殺之不必稟報官廳也徐家碾居民等殺金禮父子

案劉滬宋時人韓琦范仲淹薦其材武嘗爲五亭營監押權靖邊岩破穆甯生氏西南去略陽二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地平土沃有水銀銅之利環城族帳多聚漢民之逋逃者自曹瑋在秦州時嘗經營久之不能得滬密使說其城主鐸斯那令內附會四路招討使鄭戩行邊滬遂召鐸斯那及戎落尊屬來獻結公水洛露羅甘地乞冠帶爲屬戶戩許之因令滬以兵往受地既而氏情中變滬深入無援獨以千人以滇氏兵數萬其酋請服因盡驅隸麾下通秦渭路遷內殿崇班戩以牙兵遣著佐郎董士廉助築涇原帥尹洙檄令罷役不從益增校趣役召之屢亦不至殊令狄青械滬及士廉付獄戩雖已罷四路而論奏不已朝廷遣使往視之以爲便乃復以滬訖役而任以城事既成猶坐違帥臣命

降一官頃之又以爲鎮戎軍西路巡檢復內殿崇班首發虜卒水洛居人留葬而立廟城隅歲時祀之滬建議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卒以是得罪滬死後水洛設縣

幕壽祺曰今之寇盜其凶暴十倍昔之哥匪矣就蘭州而言環四境而居者皆寇也日以殺掠爲正當營業公家無力勦辦民憤極有效孫積善之所爲而自行殺賊省城地方聽聞之以其擅殺也捕而囚之囹圄冤乎哉昔宋太宗時秦州巡檢劉崇讓以番族數來寇略帥兵抵禦梟其酋王泥豬首以徇太宗置若罔聞使在今日擅開邊釁之罪難乎免矣然寇盜未有不畏死者公家既不能殲厥渠魁遣散脅從請下令於民曰今後寇或更剽掠爾等卽捕治不須以聞芸芸者詞寇不難矣

豫匪過漳縣武威軍統領吳炳鑫抄其後

白匪陷臨潭後欲撲蘭州聞馬安民回隴守洮河各要隘遂不敢往欲由臨潭取道

松潘以至成都乃借臨潭縣署開軍事會議十八大首領宋老年李鴻賓等居中南士居左北士居右狼黨立門外白狼先發言曰我輩今日勢成騎虎進退兩途取決衆論當有

馬醫徐居仁曾為白狼師即獻策曰清端郡王載漪聞在甘州可奉立為主仍用宣統年號藉資號召無附議者又有白瞎子者獨眼龍也大言曰請大哥黃袍加身事成則為明洪武不成亦可為太平天國狼黨聞之擊掌者半南北士無一相應最後參謀吳士仁楊芳洲獻議曰洮州走松潘大道何不入蜀以賦遂初蜀稱天險可以長居且前次得城即棄實非良策此後如破大城即嚴行防守上馬庶得休息養精蓄銳靜待時機何苦長此奔波南士北士全體擊掌惟狼黨徒相率寂然芳洲又云富貴歸故鄉西楚霸王終致自刎白狼深以為然門外狼徒大譁不願入蜀蓋自入甘後沿途搶掠各有私囊欲還鄉作富家翁白狼無可如何擬由隴西而天水以至渭水入陝西境惟取道隴西必由漳縣過時武威軍統領吳炳燾奉命守漳縣練鄉團拓成邏按行城堡凡守禦之具罔不具又能拊循士卒士卒樂為之用督師者屢催前防殺賊而諸將作壁上觀畏賊不敢戰炳燾聯合民團躍躍欲試至是聞賊逼境欲背城一戰張我兵威炳燾召中下級軍官慷慨而言曰賊之荼毒生靈極矣不有以創之其饒莫測吾雖老願披甲為戰士先軍官以兵勢過單請擊其尾炳燾乃煥旌礪械率所部伏山谷間化賊來盛候半日之久過將盡大呼馳之賊出不意首尾難相顧敗死屍塞道塗載獲其輜重

慕壽祺曰吳炳燾固老於軍事漳縣之役畏首而惟尾是抄得非見大敵而怯耶豈知敵軍中有南北派焉南人則風流儒雅北人則慷慨激昂皆有軍事經驗富茲滿載而歸人

人有爭勝之心而不畏死矣至不畏死官軍雖迎頭痛擊但聞鼓而不聞金何如截其輜重之為愈也炳燾亦善用兵也哉

忠義軍兵士追匪至武山攻高樓堡陷之
 忠義軍者馬忠孝所統多係河州大東鄉回族與漢人語言不通至是追賊過高樓

堡擬在此小憩堡頭誤認爲白狼餘黨不敢放之入在忠孝亦欲別覓村莊部下疲倦其兼之口燥唇乾以馬策遠門堡頭曰窮鄉僻道距城其遠我輩避亂至此無羔羊美酒款待嘉賓今幸玉趾既臨請少待飲食所需惟力是供若必欲排墮而入恐婦女走兒童藏無人入廚爲炊且地小實不足以回旋兵士不聽執槍在手堡頭懼先發土槍抵制之誤傷連長一兵情愈憤一擁而上堡陷男婦老少皆被殺忠孝下令制止木已成舟矣聞之令我酸鼻即赴武山晤縣知事鍾彤雲請以此堡藏匿白匪渠不得已而誤傷人民呈報於都督鍾令陽爲許諾而陰易其藎據實上聞後因武山紳民進省控訴督軍亦爲不平先解其兵柄檄辦兩給清鄉事宜又密電道員吳炳鑫就近隨查查實檄委員米種解省與甯夏護軍使馬福祥會緝處分

伏羌王士鶴曰高樓之案平地生風猛於餓虎覆盆誰雪冤其啼鴉誰無父母誰無子女以單食靈漿之衆而死於槍林彈雨之中來俊臣之獄中流血塗不如是悉但謀之境上駢戮酷未至斯哀此無辜何負於軍隊而殘殺乃至此極也可勝痛哉而其原因則雙方均有誤會云

豫匪過伏羌民團擊走之

初匪之由伏羌而去也縣令徐兆藩在籍知縣王海涵等恐其復來勸城鄉練團自爲防衛取前清標營所遺大砲有所

謂二將軍者界嵩城頭以土法造火藥又恐民團之不足恃也電大吏請發兵省城派楊管帶世埃帶隊二百餘人來守伏羌防務略有頭緒是月初八日西門外人聲鼎沸官紳詢問知天水探馬由武山飛馳而來伊川東門時白匪已入西門矣伏羌地臨大道宜急爲籌備城防局派探馬赴隴四次日午前探馬倉皇至言匪已抵伏羌西二十里鋪縣令

賊會駐紮和處
事初大無人
之途二日
光乘和日
西門和日
海門和日
城上兵以
人股折而
夫四散事
以此想之
合初大駐
疑會初大

催團練上城楊管帶令劉營副率隊百人附以民團之經過戰事者至五里鋪迎敵斃匪
數名奪回馬匹衣服等物人心為之一快近城各堡民團遂紛紛進城助官軍擊賊聞有
退縮不前者婦人女子亦皆勉以大義促之登陴官兵見人心憤激膽亦壯取二將軍置
西城實以土藥變火以待佈置甫畢匪已至匪首宋老年氣驕甚坐綠呢大轎令民夫八
人擡過五里鋪民夫見死屍驚曰兵已開火西門有兵防守請小住老年曰向西門走進
城寓世和盛商號我到門自開矣守城團練見綠轎從西來知為匪首描準發軍將破扉
屋一聲屋瓦皆飛老年先死繼以
槍聲助以磚塊匪來自相踐踏死

幕壽祺曰余讀秦詩小戎晨風諸婦人類能閔其君子勉以大義秦地風土

高勁閩閣亦矜尚節氣固自古然哉伏羌毗連天水民俗強悍白匪去後其

零匪匿在禾黍間者婦人執剪刀助男子殺賊殆猶有小戎之遺風焉

豫匪攻秦安北關大城陷知事張燦走

初匪過關山入清水境秦安人微有所聞走告縣署署知事張燦甫任事聞之驚邀眾議

策時天水猶未陷也而首領諸紳魏垂象等已於夜間商歡迎蓋有人受意也次日閉正
式會議環而聽者數百人僉曰賊所過城率不戰下秦邑小即有兵其如寡不敵衆何况
無兵乎迎之便正紳巨國桂卒然問曰如此則寇一進城百姓必逃縣長為守土官將獨
留乎燦面赤聚聽者以國桂之言為然乃議練民團設防禦國桂以邑無額兵據團練鄉

兵之旨籍民間丁壯及退伍軍人分布於四城睨視階日方中各就防地而訓練之激
勸之又申保甲之法稽查城關內外使匪人無從偵探並勸捐富戶城之卑薄者築而厚
之樓櫓盾炮火器蓄草儲糧守禦之具罔不備未匝兩旬而規模粗具蓋國桂以禮自持
前任新疆阜康縣治盜嚴雷厲風行人以活閭羅目之剛一素畏其威又各爲身家計躍
躍欲試以之守城無虞也緒紳以賊久不來肅敬之心皆倦怠矣剛亦有散去者至是賊
由伏羌來撲城南北郭未散之剛擊斃賊目賊恨之深先陷北郭南郭繼之城不攻自陷
賊先聚北郭盡火其居大肆搶掠無復紀律其貧無聊賴者衣婦人衣錦繡重襲一肩疊
劍在臂醜態百出幸不多殺人是役也男婦死難二百七十餘人其中抗賊而死者數人
而已餘皆逃竄被擊者耳國桂宅在北郭被匪焚掠一空事後國桂作歌示同被匪劫之蔡吉甫其詩曰

君不見阿房宮闕滿秦川煨燼不過卅六年又不見未央長樂齊造天鏤月
刻雲不計年土木改運金石然朱鳥飛來亦化煙縱使金碧常輝煌物換星
移等尋常古來萬事都如此天翻地覆無時已一朝蟻賊徧地來睥睨秦安
小邑耳慘哉北郭土成焦劫餘遺民幸未死爾我相逢驚相慶區區衣物何
足數願君開拓萬古之心胸無使閒愁擾厥衷洋洋灑灑度此躬

案秦安縣在天水西北八十里漢略陽道街泉隴城成紀三縣地屬天水郡東漢省街泉入略陽此爲略陽成紀顯親縣地屬漢陽郡晉爲天水郡之顯親成紀略陽郡之略陽縣地元魏爲天水郡之顯新略陽郡之隴城縣地隋爲天水郡之隴城成紀縣地唐因之後廢隴城後唐復置宋移成紀附郡此爲隴城縣地金正隆中分隴城地置雞川以宋秦碧置秦安屬秦州元併隴城雞川入秦安仍屬秦州明因之今如故

嘉壽祺曰賊之過秦安也使官紳同心毅力南北郭雖陷內城或可保全乃北郭未陷時城內居民已逃徙一空蓋張燦意亦在走衆之諸紳眷屬先送出城以爲民望耳賊退燦回署則又任意鋪張以力盡城陷報之長官所謂空中樓閣者非耶長官以燦爲有功傳令嘉獎而於臨潭知事林鳳祥真爲

地方而死者反置不同不幾傷死者之心乎

豫匪經清水入兩當出甘肅境

匪二次至伏羌爲土人襲擊死亡過半於是不敢過天水由故關入陝境乃經伏羌牛蹄嶺越王千戶嶺繞秦

安清水至兩當出境

案清水縣在天水東北二百三十里漢故縣屬天水郡王莽曰識陸東漢爲

獠抵聚晉屬略陽郡元魏因之又分略陽置清水郡隋罷郡縣還屬天水唐

武德四年置邽州六年廢縣屬秦州後沒於吐蕃大中二年收復屬鳳翔府

三年秦州復復來屬唐末復陷後唐長興初移置於上邽鎮宋金因之元以

治坊縣併入仍屬秦州明因之今如故

慕壽祺曰白匪初由清水入寇隴南隴西蹂躪殆遍除西和禮縣幸免外其

被禍最酷者爲天水洮岷次則秦安武山伏羌又其次則徽成武都若隴

西通渭清水小有損失未始非地方之幸也夫清水為隴南門戶關山素稱

天險檢隴上握重兵者匪之來既不能阻其去也又無人過問坐令人民流

離輾轉以至於亡嗚呼是誰之過歟

五月平涼試演飛機

中央陸軍有隴旅長隨起個人甘本中央電令率所部駐紮平涼

南及洪岷等處隴東烽燧不驚飛機從未駕馭平涼各學校學員面謁隴東鎮守使張行

志涇原道尹王學伊請陶旅長試演飛機以開眼界鎮道允所請商之陶旅長旅長以

平涼無飛機場恐起落不易益以西北多風跬步皆山航空者不無危險雖然試演與飛

行不同請飭平涼縣擇一相當地點俟天氣晴明即行試演旋在平涼西門外空闊處所

仿照飛機場形式壘赤職一許機師以相當酬報機師大喜至是改裝試演請道鎮及各

界首領參觀城鄉民衆不期而會者數萬人鼓掌之聲不絕於耳皆以為見所未見聞所

之國家無敵
外患不足
存無大礙
必足以言
族精練之
迎合時機
不後再以
掩護之關
不專持武
能如此勝
操券而獲
矣

未聞此甘肅第一次之航空紀念也陶旅長對衆演說謂近年科學發明航空事業日新

月異而軍事上尤為萬不可少之利器將來飛機與飛機戰翔翹空中御風而行並

將欲文化提高實業發展舍航空事業西北終不能開發甘肅長官贊留心時事鄉先生

為大局計為桑梓計應選體氣強健之英年出洋專習航空學成回國組織航空公司乞

政府助大宗款項將來由北京而西安而蘭州而肅州再由肅州出關以至哈密迪化更

自飛機與空軍
 器戰爭如甲
 中戰爭如甲
 與乙國戰甲
 海空軍長驅
 入復用飛機
 極重之炸彈
 族空軍炸城
 市使應者炸
 不勝防乙國
 用之驅逐機
 制之驅逐機

易於成功今日所演持維形耳十年以後必有妙於此大於此者諸君其拭目觀之後十
 八年南京政府為開發西北計與德國政府合辦歐亞航空公司內分營運財務機航三
 組惟營運財務兩組由中國政府負責機航由德國負責所需經費中國擔任三分之二
 德國擔任三分之一但中國應出之款仍向德國借用並無利息與押抵或各種附帶條
 件此為中德合辦最有利益之事業其航線所經行處擬由南京而洛陽而西安以至蘭
 州似應用油物運抵蕭州後即由蕭州至蕭州由蕭州而哈密而迪化而塔城以至阿爾
 泰則與俄國接壤是為國際路線再由新疆而西藏拉薩或由西甯飛拉薩或由成都飛
 西藏均能達到目的惟京蘭試航先派機師逐一調查經一年之久於二十一年五月十
 八日上午七時由南京起飛十一時至洛陽下午二時至西安七時始抵蘭州此為京
 蘭試航成功之一日從此每來復二由京飛蘭來復四飛回其飛機則為歐亞一號上有
 機師四人皆德國人其航線則尋渭水沿岸以至蘭州先是於十八日正式開航以前交
 通部航空科科长李景樞偕機師四人曾到蘭一次因飛行甚高並以飛機場工未竣故
 未降落其來也由西安經平涼飛蘭州沿途大山綿延陸地無多設有意外降落殊難查
 得渭水沿岸平地甚多十八日午後由西安至鳳翔由鳳翔而天水而隴西飛至蘭州東
 門外拱星墩落馬李景樞常對人云甘肅地勢雖高而風雨皆不足
 畏最危險者濃霧與飛沙耳遇此二種障礙前途不辨即難於飛行

案歐亞航空公司之開設由上海經西安至蘭州更由蘭州向西經蕭州哈

密迪化到蘇聯境之航綫但開辦之初因新疆戰事未息飛機僅航至蘭州

此利器不得不購自歐洲而訓練航空人材製造防毒藥品完成各省防空工作恐非倉卒間所能成功設有人無故侵略中國將用何術以禦之瞻念前途能無杞人之憂耶

秋七月甘肅都督爲將軍民政長爲巡按使

督軍奉中央令各省原有之民政長改稱巡按使得監督司法行政署內設政

務廳置廳長一人又分設總務內務教育實業各科由巡按使自委據屬佐理道區域由政府劃定每道設一道尹隸屬巡按使所有從前觀察使一律改名縣置知事爲一縣行政長官須隸屬道尹且各縣訴訟第一審無論民事刑事均歸知事審理至若各省都督亦一概換易名目稱爲將軍又另定文官官秩分作九等一上卿二中卿三少卿四上大夫五中大夫六少大夫七上士八中士九少士外此又有同中卿同上大夫同少大夫同中士同少士等名稱秩同本官他如各部官制亦酌加修正並將順天府府尹改稱京兆尹所有大總統公文程式政事堂公文程式及各官署公文程式盡行改訂於是大帥大人老爺之名紛紛逼甘肅矣

將軍張廣建令各鎮練步騎兵

甘肅爲多事之區而山路崎嶇地域遼闊廣建令各鎮守使仿照西夏鐵鴿子步跋子操法認真訓練亦未雨

綢繆之意

案宋史兵志政和三年何常奏西賊有山間部落謂之步跋子者上下山坡出入豁澗最能險高超遠輕足善走有平夏騎兵謂之鐵鷂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來若電擊雲飛每於平原馳騁之處遇敵則多用鐵鷂子以爲衝冒奔突之兵山谷深險之處遇敵則多用步跋子以爲擊刺掩襲之用此西人步騎之長也先是崇甯二年秋九月夏主乾順弟察哥建議言自古行師步騎並利國家用鐵鷂子以馳騁平原用步跋子以逐險山谷然一遇陌刀法鐵騎難施若值神臂弓步跋自潰蓋可以守常不可以禦變也夫兵在審機法貴善變羌部弓弱矢短技射不精今宜選蕃漢壯勇教以強弩兼以標牌平居則帶弓而鋤臨戎則分番而進以我國之短易中國之長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矣

鎮王潘夫曰
民安樂則天心
陽和張勳則陰
甘以風雨調
和民安樂北
山一帶民有餘
力上砂干樹中
長農會復多方
動而發生於民
何初也

八月省農會會長王樹中勸民上砂

甘肅地高而燥十年九旱四五月之間天不雨
則苗稿矣皋蘭北山農民以地旱故苦心研究

乃得上砂之法所謂上砂者以地中碎石子鋪地面厚四寸每二畝半為一塿每塿須上
砂二百餘石砂上足寒地可使之熱椿地可使之肥款歲可使之豐蓋砂之力最最大第
一耐曬雖赤日如火而砂地依然有收故過黃河而北如廟灘子崖曲川小阜河火燒崖
子石澗池沙崗趙家堡長川子石空寺曾家井煙墩溝山子墩等處地所在即砂所在惟
砂之深淺不等或四五丈或八九丈或十餘丈或二十餘丈總之以得砂為止盛砂以筐
或用驢馱或用人背負其距地較遠之處奔走往還諸感困難前安徽知府王樹中時為
農會長視農事其重嘗言司馬溫公居洛有田三頃射親庶務不舍晝夜劉忠宣公教子
讀書兼力農曰困之將以益之吾甘士大夫子弟非驕奢成囚即游閒廢事乃率其子弟
從事田疇見村農上砂之難告村農而書曰北山地勢平坦若開輕便鐵道以之用砂便
利多矣所惜者無小鐵車耳或曰前清未修黃河鐵橋商運來之小鐵車現存實業廳
樹中即具文呈請借用幸沐允從北山一帶獲利無窮又恐窮民之無力上砂也多方勸
告並借箸以籌如以田產作抵押之品由農會息貸商款分期歸還蓋同一旱地一經上
砂旱地得二寸雨砂地則倍之其地價與
近城水地等否則不秋而歉不荒而荒矣

案蘭州旱地上砂始於前清咸豐時創始者不知其為何人先於河北廟灘子鹽場堡試
辦有效迫其後惟而廣之由廟灘子至秦王川上下數百里間砂鹵多變為膏腴砂之種
類亦不一以石子砂為最上石片砂次之棉砂又其次也每上砂一塿約需番餅三十枚
距砂較遠若梁家灣等處須得大衍之數惟創始者理想高超惜經同治兵燹其人與草

木同腐並其姓名而不之知若生今之世論其功當鑄銅像使人觀覽焉

慕壽祺曰古人云如獲石田無所用之而蘭州則不然余初過秦王川見田間石子纍纍不勝詫異及詢其所以然之故又聞靖遠榆中永登諸縣之旱地皆汲汲於上砂然後知砂石之利之為無窮也保養水分使不遽乾利一汲引潮氣力能助長利二遮蔽日光荒歲無焦土之虞利三屢兆年豐收數比旱地加倍利四向之不宜種麥者一經上砂則萬寶告成其妙處不可以言語形容矣然砂之力僅耐三十年過期須換新砂退舊砂所費不貲蚩蚩者惟有撫膺坐長歎而已有繼王樹中而起者乎吾代北山人民馨香祝之

甯夏將軍常連即甯夏駐防旗辭職以鎮守使馬福祥兼代清雍正三年設甯夏將軍駐紮故甯夏府與鎮道同城鎮守甯

夏等處所屬有左翼副都統一員協領五員佐領十九員防禦二十六員驍騎校二十四員筆帖式三員步兵騎兵共二千人後築城於甯夏府城之西名曰新城俗稱曰滿城常連以改革後滿營餉項無着呈請辭職政府暫令甯夏鎮守使兼代

附紀清乾隆以前鎮守甯夏將軍題名甯夏將軍雍正三年設

席伯正藍旗蒙古人雍正三年任

卓翦滿州人雍正八年任

常賚滿州人雍正九年署任

傅泰滿州人雍正九年署任

甯夏將軍缺

左翼副都統

蘇圖

滿州人
雍正三年任

劉進思

滿州人
雍正十年署任

貢格

正白旗蒙古人
雍正十年任

右翼副都統

阿琳

滿州人
雍正三年任

蘇木爾吉

滿州人
雍正四年任

海福

滿州人
雍正七年任

卓爾

滿州人
雍正八年任

僧保

滿州人
雍正九年任

佟善

滿州人
雍正十年任

鑲黃正白一旗滿州協領

劉進恩

滿州人
雍正三年任

正黃正白二旗滿州協領

木 森 滿州人 雍正三年任

雅朗阿 滿州人 雍正七年任

鑲白正藍二旗滿州協領

明 秦 滿州人 雍正三年任

倫 拜 滿州人 雍正五年任

鑲黃鑲藍二旗滿州協領

達爾馬 滿州人 雍正三年任

海 廟 滿州人 雍正六年任

圖克薩哈 滿州人 雍正七年任

左翼蒙古協領

貢 格 正白旗蒙古人 雍正三年任

右翼蒙古協領

羹 翻 正黃旗蒙古人 雍正三年任

九月裁固原提督以吳仲英為隴東鎮守使駐平涼

前明三邊總制駐節固原所以防套虜也嘉靖時改為總

督有晉而為冢宰者為南北司徒司馬司寇者為掌院左右都御史者入內閣為大學士者匪人豈能勝此也耶有清一代陝西提督駐紮固原提標所需餉項由甘肅藩庫開支

已二百餘年國體變更固原提督張行志駐平涼至是提督缺裁改為隴東鎮守使以軍務廳諮議吳仲英出鎮平涼

慕壽祺曰宋之鎮戎軍

屬原州今鎮原縣

元之開成縣

俗名開成梁其故城尚在

皆非今固原明成

化初廷議以虜居河套西陲不甯議設總制府於固原控制延綏甯夏甘肅

三邊總兵巡撫並聽節制以王越任之三邊總制自此始清以陝西提督駐

固原節制興漢延綏河州三鎮稱西北重鎮者又二百餘年至是而廢為瓦

礫場矣

巡按使令各縣招募警備隊

甘省警政多未實行從前團練保甲舊章久經廢弛一經有變呼救省防軍隊遠不濟急巡按使張廣建以此次匪

擾甘南各縣毫無籌備任其荼毒生靈擄掠財物熱視而莫可如何刻下匪雖東竄而敗逃散匿餘孽猶存加以會匪游勇乘機搶劫驚擾地面滋害鄉閭甘省地廣人稀亂端時

作痛定思痛非各縣亟將警備隊妥籌設置將何以靖內亂而保治安茲經酌定名額大縣一百六十名中縣一百二十名小縣八十名每月給三串文薪餉雜費大縣年需八九千串中縣年需五六千串小縣年需三四千串足敷開支創辦之始籌款最難舉其大要約分數端一就各縣固有警款一調查自治經費及地方公款公產儘數提出一酌辦城鄉紳富捐商捐鋪捐或村捐鎮捐一仿照直隸警章每地一畝酌令認捐多或數十文少或數文隨糧帶徵甘省雖甚貧瘠但使認真倡率吾民有身家財產之觀念與其受盜賊蹂躪之苦而損失無窮孰若輸囊金什一之微而保全其鉅利害甚明人所易曉是在各知事持以毅力勤以苦口經營慘淡自易觀成各縣公正紳耆紛紛呈請緩辦大致謂陸軍禦外警察治內已爲文明各國之通例前讀大總統令由各省民政長分籌的款酌定警備隊名額由知事督率調遣保護市鄉等因仰見大總統愛民察史除暴安良之至意惟建一政策必賴有行此政策之人見兔顧犬亡羊補牢未始不可然必有能顧焉者能補焉者夫乃可以及此今之縣長能認真練警備隊者有幾人乎東南各省人民之遭匪患者皆能推原其受禍之由而責備政府之失政羣起而謀改造之惟甘肅不然對外則惟攘臂切齒大言壯語內則無一人負責無論如何善良之政策皆不過紙上空談而行之必且弊端百出廣建不聽遂分爲三期次第進行第一屆爲調查時期由各縣查明原有各項公款若干各項捐款可以續籌若干報名數目聽候核定限二十日畢事第二屆爲籌款定章時期各款查明後即須實行湊集某村某鎮或每畝常年認捐多寡如何交納如何經理至開辦時如何分區及其他詳細規則即應擬訂章程限三十日畢事第三屆爲招集警隊時期款既籌齊章程亦定即應挑選合格警兵分別編練限二十日畢事似此依限成功全省警隊當可一律成立鞏固治安本將軍巡按使察看本省形

勢地國兵軍非各縣自謀保衛難期襲侮賊盜安民實以警備隊為第一緊要政策第愚民難與圖始或不免從中阻撓本將軍巡按使常竭力主持不使實有司有掣肘之處倘辦理不善或敷衍塞責亦必從嚴懲戒決不姑容甘省吏治腐敗從前書辦巡警業經多年毫無成效此次警備隊勢在必辦各縣知事務須振刷精神按照文內所訂三期認真調查籌款編練而甘肅人民於甲賦之外多一番擔負矣

慕壽祺曰吾見甘肅之警備隊矣皆城市游民濫竽充數飽稻餒豕十九如

狐雖知鉦鼓之聲不聞軍旅之事一遇寇警則靡小如鼠行未數里日次一

舍固已呀然汗矣兵刃既接又折矢失鏃不能斃一賊而况陷其陣乎平日

之漁肉鄉民更無論矣噫民膏民脂所養以保衛地方者其效果願如是乎

多十月裁督標及外鎮標兵

甘肅綠營分守要隘以蘭州省城為中樞地處黃河上游當洮瀋諸水總匯之區最為險要故總督駐紮蘭州蘭州

東北外控蒙古內衛平慶者以甯夏為重鎮而居蘭甯平慶之間為甯夏之聲援護長安之吭背者則以固原為重鎮故駐總兵於甯夏駐陝西提督於固原蘭州西北遙通新疆隔絕蒙海者以蘭州為重鎮而居安肅西涼之間為蘭州之後路保蘭涼之屏障者則以甘州為重鎮故駐總兵於蘭州駐甘肅提督於甘州蘭州之南鎮洮岷控扼巴蜀者以

承恩共和後備軍臨時代 民國

蘭州使事印書館出版

甘肅省志卷之五十四

河州爲重鎮蘭州之西呼吸海藏掣回番者以西甯爲重鎮蘭州之北據安肅西甯總
匯之區當西北之孔道北援張掖南衝金城者又以涼州爲重鎮故又分駐總兵於河州
西甯涼州諸地總計二提五鎮內因原河州一提一鎮所需糧餉向歸陝西開報其餘一
提四鎮所需糧餉均歸甘肅開報查此項軍隊即歷代制兵國初時甘肅各鎮悉歸甯夏
巡撫統轄並歸川陝總督節制甯夏巡撫未幾卽裁川陝總督一改爲山陝甘總督再改
爲甘肅總督三改爲川陝甘總督最後又改爲陝甘總督提鎮以下各官亦裁改無定營
制屢經變更大抵陝提由固原移駐西安甘提由甘州移駐涼州則固原甘州之協參各
官升而爲鎮協二提復由西安涼州移駐固原甘州則固原甘州之鎮協各官復改爲協
參乾隆二十九年陝甘總督始由西安移駐蘭州甘肅巡撫遂裁原額馬步守兵八萬二
千八百八十六名官馬二千六十四匹兵馬四萬三千六百八十八匹二百餘年添裁改撥移彼
駐此營制廢弛勁旅漸化爲弱兵同治回變以練營兵勇冗弱倉卒難恃總督左宗棠疏
請減兵增餉裁汰老弱四萬餘名光緒七年護督楊昌濬又裁減一萬七千六百三十餘
名至十一年實存馬步守兵二萬一千一百一十七名二十三年奉部文飭減兵丁二成
總督陶模以西甯河州回亂未平除該二鎮未議裁汰外其餘固原甘州甯夏涼州肅州
各提鎮一律減約計汰去馬步三千餘名宣統二年據各營册報提督二員總兵五員副
將一員參將十員游擊四十八員都司四十九員守備七十員千總一百二十七員把總
二百九十六員經制四百八十九員騎都雲騎恩騎等尉世職一百九十五員共計官弁
一千一百一十九員經制馬兵五千二百九十五名步兵八千三百三十二名守兵四千
三百九十六名牧馬兵丁六十六名共計馬步守兵一萬八千八十九名官兵馬三千七
百五十八匹以上統計歲需廉俸公費蔬紅餉乾雜費共庫平銀四十五萬三千一百餘

兩京斗糧一十三萬九千五百餘石京斗料四千五百四十餘石本色草八十五萬七千九百六十束除各營就地自籌銀四千九百餘兩糧一百七十餘石及因提河鎮向歸陝西解甘撥發糧餉不計外其餘餉銀均由司庫新餉所統捐局各處領支本色糧草多由附近各屬估撥係國家經常出款向歸內銷處建一概裁撤

辜壽祺曰袁世凱自湖口戰勝大權在握決行專制政體二年冬迫交國民黨黨員證書於是威福擅作恣意橫暴疾視民黨殺戮無辜革命黨員遂致革命黨四散逃避敢怒而不敢言正在此物議沸騰空氣中三年元月將費盡無數精力召集之國會一旦破壞無餘三月甘肅省議會解散致共和之新名詞曇花一現又復返於昔日之專制蓋袁氏專以欺騙方法壓迫國民俾圓滿達到其帝制之夢外此非所欲也甘督張廣建仰承項城意旨民黨所推倒之帝制至是亦漸次恢復矣

乙卯四年春巡按使派員分路查禁煙畝春苗

甘肅禁煙器粟卓著成效於宣統三年
年終呈報肅清徒以變亂一起未敢結

怨於民遂爾弛禁然尙未出有准其布種之明文民國二年徵收地稅是明明示人以普種矣文明國政此種毒卉必當痛除中央政府禁令又頒辦理更難着手且舊政府與各國所結條約當接續發生效力甘肅所收煙款或釀交涉問題似又失策又况所種地畝勢難遍查此令一行適爲貪官蠹吏鄉約保長開一財門而於公家乃抄所裨益查往年有稅之地各官視爲優缺吏役爭相奔走可以見矣廣建訪聞省外各縣種罌粟者不一而足乘此東作方興派員分往各縣認真查勘不使一莖半苗發見於地畝其煙款罰款一項收入永遠停止再不徵收

慕壽祺曰泰西中國爲支那者以其成病夫也究其得病之源罌粟誤之耳自甘肅再種罌粟患情之病深中乎人人之心矣夫十情於學則經荒農情於畝則穀荒工情於肆則藝荒商情於廩則錢荒今吾中國一荒國也藝荒錢荒穀荒而實由於罌粟之不荒是情因民而荒吾國者莫罌粟若也欲除怠惰之病莫若嚴禁罌粟張廣建到甘以來惟禁種罌粟一事實事求是非惟禁種已也禁吸禁運一禁而無不禁矣

二月關東鎮署兵譁變鎮守使吳仲英馳而走
兵變原因至爲縝細仲英處之不著操之過蹙致令全體譁變惟曹姓爲

帥以天意爲口號時二月初九傍晚時也仲英踰垣而走至蛟湖宿道士山房是夜變兵在城內搶掠商家害最慘東方將明一哄而散上北原

涼州滿營副都統裁缺
清雍正初涼州築滿城設副都統一員駐防向爲滿缺民國元年冬前督軍趙維熙密保本署祕書吳建常才具開展邊情熟

悉北政府遂任為涼州副都統二年春蒞任至是裁缺其卷宗暨軍裝器械交山涼州鎮守使署保存

裁莊浪今永登縣滿營城守尉

與甯夏將軍涼州都統同時設駐莊浪衛城後築滿城於故平番縣之東距縣城三里許城守尉所轄佐領防禦騎

校各五員筆帖式一員俱裁

靖遠縣北灣河工開始

黃河自蘭州順流而下入靖遠界距縣六十里有北灣馬面積約四十里而水地無多以地形稍高耳與北灣相對之地是為

南灣舊於河口築湃一道擁地成功能食黃河之利而北灣未免阻限民國三年有李桐者司權靖遠往來北灣察看地形上書當道謂北灣河口築石湃長二十里使河水倒流泥上所淤久而成地募民耕種其利無窮又於石湃附近種樹成林則河工永無破壞之虞巡按使檄蘭山道龔慶譽前往查勘慶譽略觀大致以為工可修也北灣紳民復從而慫恿之乃呈復於巡按使即以李桐為河工委員靖遠正雜各款撥歸河工由委員僱夫築湃至是始動工焉派民車數百輛日輦大石堆集如山南北兩灣識者謂工程浩大湃即築成而得不償失可斷言矣已而龔解職而孔憲廷繼任為蘭山道對於北灣河工主持尤力久之功無所成或謂功之所以不成以南灣人民恃有蔣家灘舊湃曷毀諸使南北灣一致進行成則利益均霑由是民怨沸騰而孔憲廷不知也孔去後工仍未停十三年春蘭山道楊思委王廷瓊復查始將實在情形和盤托出靖遠河工遂停辦

幕壽祺曰官吏為靖遠興水利是乃仁心也閱六年而迄未成功彼其用心不過幾微失其平而不自知也蓋北灣高而南灣低地之不平其矣拆南灣舊有之湃與北灣未來之

辜壽祺曰張九才罪不容於誅矣雖然李禕亦有過焉官吏維持地方貴令
行而人不知法行而奸無所遁李未出省時已知九才之被控有案矣及入
環縣境又宣布其罪狀而不早爲之備使得伺而肆其螫致令無辜慘遭兵
劫元氣今猶未復也夫自古疾惡嚴而防患疎者是自求禍也豈獨李令哉

以西甯鎮守使馬麒兼攝蒙番宣慰使

十九世紀後半期乃爲殖民政策及社會政
策之時代對內則以社會政策爲政治之中

心對外則以殖民政策爲國家之要政各國皆然而英爲萬英人侵掠西藏司馬昭之心
路人皆知近又名青海爲新藏將利用其殖民政策蠶食而鯨吞之中央思患預防以馬
麒素悉番情兼通夷
語故用爲宣慰使

案西甯所屬之西番南番皆吐蕃之遺種也吐蕃在唐而盛至宋而衰其後
轉相分析自成部落散處西甯河州口外元置吐蕃宣慰司於河州亦以羈
縻之也明初臨洮府通判分駐河州管三十四關土司三十六族河州志謂

之古族尙載其名曰加晒族及工族鐵巴族川藏族令晒族大藍旗族晒族
及日族西番州族龍瓦爾族列思巴族及藏族子剛巴族青寺兒族着亦晒
族英雄族果爾族阿思工族江宋族哈族大安族巴哈族吉巴族起台族火
爾藏族吉晒族羌刺族遠竹族沙藏族斡爾加族使哈族乞加族失加右族
牙滅卜六族及爾加族冲寫不車族志謂皆古族而今俱無然考明初猶屬
於通判則今之西南番各寨疑皆三十六族之遺如起臺族當卽今之起臺
溝西番也而邊鄙百戶且藏有明永樂中之勅特以不在中馬十九族之內
其後遂不通中國歷年既久族類分析名號改易遂不可考非昔有而今無
也所可考者青海蒙族各旗首領駐收地計共五部二十九旗分述於後卓
羅斯部南左翼首旗現襲職者林沁旺濟列郡王駐青海北部卓羅斯部北

中旗現襲職者達細那木濟列郡王駐青海北部吐爾扈特部南中旗現襲
職者旺慶隆保輔國公駐青海彌勒吐爾扈特部西旗現襲職者仁慶俄絡
輔國公駐青海北部吐爾扈特部南前旗現襲職者公茂旺濟列輔國公駐
拉卜楞土爾扈特部南後旗現襲職者多銳輔國公駐彌勒輝特部南旗現
襲職者班麻旺扎列鎮國公駐青海南部喀爾喀部南右翼現襲職者拉布
興俄爾布輔國公駐彌勒察漢諾們漢旗現襲職者羅歲先周代扎薩克喇
嘛駐青海北部

慕壽祺曰西甯撫有蒙番毗連西藏英人垂涎青海借達賴以作之恨千古
金湯始多事突然先零不共得趙充國而始定九曲醜虜遇哥舒翰而後降
安危之機在得人焉馬騶生長邊陲蒙番悅服以之宣慰頗有益於國防者

焉

朔方道尹陳必准禁民吸食鴉片煙

必准在前清末任靈州知州知甯夏所屬人民沈淪黑籍者甚夥至是遵省政府令禁種禁吸

雙方並進並印前甯夏知府高秉哲勸民淺說造員到處講演以期醒悟

附錄高太守勸甯夏府人民戒吸鴉片煙淺說

你們四民百姓知道麼現在有一樣最惡最毒的物件自大局言之可以亡國可以滅種自個人言之強的可使弱泰的可使病壽的可使妖富的可使窮所有人把他比作堯時之洪水殷時之獸獸晉時之五胡亂華還更利害些你曉得這是甚麼東西就是近來盛行的鴉片煙這鴉片煙的壞處很多稍明白的人都知道若要演說他的壞處就是三天也說不完本府今日但就你們甯夏府說說還是切身的利害你們該要知道的了你想想甯夏府

趙宏燦襄忠公
良棟子康熙二
十一年任鎮守
密夏總兵富貴
而歸故鄉可謂
榮矣後仕至兩
廣總督兵部尚
書卒諡敏恪宏
燦弟宏燦直隸
巡撫卒諡肅敏

甯夏勢局開擴
山有賀蘭之險
水有黃河之流
靈秀所鍾人文
蔚起實開前明
鄉試題名錄記
得武宗正德己
卯科甯夏中五
人王師古楚得
汪文淵梁仁科
神景泰庚午科
甯夏中八人終

府從前管出過多們少人才就說本朝罷以前中過文進士文舉人的很多
做大官的也不少現在可就沒有了說到武的更是甯夏人特別的體面了
趙大將軍可算頭一箇偉大人物那是全國皆知的狀元榜眼探花出過十
幾個那提鎮更不用說的了也有由武官做到尚書的由武官做到督撫的
那多們榮耀到了如今一個大紳士都莫有這是甚麼緣故呢都是吸煙的
壞處怎麼說呢凡是讀書人吸上了煙志氣昏惰精神不振那如何能用功
上進啦至於習武打仗更要膂力充足才可建功立業一吸上了癮甚麼都
不暇管了還能說爭戰疆場博取功名麼這就是甯夏人第一喫虧的事了
本府自曉事的時候就聽見人說過天下黃河富甯夏及至稍長知道看書
書上說起甯夏水利怎麼好地方如何繁華所以有小江南之名想來必是

培鄒牧王憲陳
但懋沈正嘉靖
王午科常夏中
六人李璠抄廣
珪王學古薛廷
倫宋文鑑黃綬
如此之類不可
勝數其入詞林
官京朝者時所
符有想見科名
之盛非僅武功
彪炳己也

家給人足富厚不過的了及來到此間一看哈哈真是所見不如所聞了走出來的人一个个沒精神似的衣服都不完全進他屋去一瞧連一牀乾淨被窩也稀少大概十家就有九家是這樣就是著名的富戶也未必有一萬兩萬的家貲其衣服飲食比我們東南各省下戶還不如呢至於城市中的生意手藝大半是外路人做本地的人只會燒鴉片煙甚至一家人總有幾桿槍連婦女兒童都會吸大概不吸煙的人很少的了一天要花多少冤枉錢呢而且弄得精力委靡無志自立務農的不出勤力作工的不用巧思經商的不存遠志爲婦女的不知紡織刺繡那怎麼能發財呢這就是甯夏人第二喫虧的事了古人說的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大凡遭過兵荒後二三十年莫有不復元的甯夏當初生齒最繁聽說太平時候府城中有二十

多萬人丁呢同治中雖然慘經回亂却是平靖已將近四十年了爲何人丁還是這麼稀少啊比之從前十分莫有一分了所以街市冷淡田土荒蕪那就是吸煙的原故了因爲煙性極寒男子吸之則精冷婦人吸之則血枯所以難得受孕以致生育不蕃這就是甯夏人第三喫虧的事了現在可好了啦皇上知道你們百姓的苦楚教大臣們設法禁煙本府仰遵國家命令備憐百姓願連現在捐製戒煙丸藥施散你們有癮的儘管來署領取只要肯發願力戒不久就可斷癮本府又恐一人之力難以徧及特地選得經驗良方數種開列於後你們都可以照方配製沒有不效驗的你們如有行善的人仿製各藥到處散給那貧民更沾恩不少了這就教作衆擊易舉那功德很大比起燒香還愿強十倍百倍啊就是那有心無力的只要認得字唸給

原文未見補長
此書良人民談
不無過火語
者修飾之則
成完璧

衆人聽聽就勸勸衆人也是一件積德的事再由有志的紳士們大家設個
戒煙會彼此勸勉俟入會的多了嚴訂章程在會的人當東家就不請吸煙
的先生當主人就不用吸煙的長工奴僕當舖掌就不用吸煙的夥計技師
久而久之人人知道吸煙這個事是最可恥的最可恨的個個深惡痛絕那
時候就好了讀書的肯用功功名也發達了農工商賈肯出力銀錢也增多
了而且身體健旺婚嫁以時人丁也蕃衍了那才知道本府的話好啦你們
再有那一等莫志氣的不要說本地煙好自種自吸你要知道鴉片煙終有
禁絕的一天你就是出金子也買不出外國的煙也不准進口那不是活活
癩死嗎總之終須要戒不如早些斷除省得多少事啦本府千言萬語誥誡
丁甯都爲是你們打主意你們都要遵依才好啊

北齊時敦煌宋
 繪撰姓系譜牒
 五十卷所張太
 素亦效焯之人
 撰張氏家譜牒
 人求譜牒之
 學在宋歐陽前
 矣肅藩田居西
 士子孫命名明
 太祖賜以瞻祿
 買真殉神識
 烈忠職而跡當
 運即諫處恆隆
 二十字載在譜
 牒傳之無窮其

夏四月裁青海長官缺以馬麒為甘邊甯海鎮守使

滿人廉興任青海長官泥守
 舊習不諳邊情為各旗族所

控政府裁長官缺任麒為甘邊甯海鎮守使以青
 海屬甘以長官事屬鎮守使事權既一遠近悅服

明肅藩後裔張正中請復本姓巡按使許之

先是明崇禎十六年冬流賊李自成遣
 偽將賀錦率步騎二十四萬由平涼而

西將取甘肅省城蘭州適當其中肅王聞之知其勢不可以敵密令其世子藏匿民間以
 存趙氏孤並各攜譜牒及賀錦攻蘭州肅王戰不利死妃嬪亦多殉難其世子之藏匿民
 間者恐漏風言則無類矣時賀錦軍令嚴不妄殺人各城門亦不稽查則有俠義之士
 不三心之臣攜世子分途竄逃或往秦州或往鞏昌府或往固原州或往皋蘭縣所屬之
 秦王川皆改姓為張滿清一代亦無人過問至是有張正中者皋蘭縣學附生年五十餘
 矣已由秦王川遷至廟灘子生逢鼎革撥雲見天請復本姓巡按使張廣維調閱家譜悉
 如其言許改姓為朱初武昌起義陝西首先響應張鳳翔作檄文有復九世仇等語說
 者謂係肅藩之後民也初甘肅法政畢業生張寅文固原人也亦肅藩之後而其隸譜則
 未之

案周禮奠繫世荀子其銘誅繫世敬傳其名也擊世謂記其世系若今之譜牒太史公自
 叙取之譜牒漢亡魏立九品置中正主簿功曹之官於州郡州郡各有所狀以備選舉晉
 宋以下因之當其時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凡官之選舉視簿狀家之婚姻視譜系歷代並
 設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以博洽之儒知撰譜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則上之

與莊王同封著
韓王非平涼廢
藩移雷夏而皆
死於流寇之難
獨前王子孫逃
竄民山至是始
據家譜呈請歸
宗然則譜牒之
學能勿可哉

此明末之事中
歷前清一代至
是彼出順治五
年甘州回紇米
喇印丁國棟率
延平王識寶起
兵始明之後裔
與甘之義士有
志革命者也

官為考定詳實藏於祕閣副在左戶若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
書故私家所藏不敢有所增損回易於以別姓分族尊祖敬禰為子孫同有是心也至明
太祖洪武四年始廢圖譜局而宗法壞仕途雜國史家牒世莫詳焉賢者欲救之於下惟
謹修其家之譜系以明姓氏之所自出近代始舉者搜其家譜牒專列氏族一門誠以人
民里貫士族遷徙為中國文化升降之所由係而一切社會制度所因依也果能舉諸疆
宗巨族溯其淵源考其分合盛衰往來久暫皆極重要之史事則舍求之於譜牒不可得
矣

又案肅莊王模明洪武二十八年就藩甘州建文元年移蘭州永樂十七年

薨子康王瞻焰嗣嘉靖四十三年懷土紳堵薨無子以肅靖王第四子弼柿

子輔國將軍縉燿嗣是為懿王初懷王薨懿王以屬近宜嗣禮官言縉燿懷

王從父不宜襲詔以本職理府事上冊寶罷諸官屬穆宗即位定王妃吳氏

及延長王真境等先後上言聖祖刈羣雄定天下報功之典有隆無替臣祖

莊王受封邊境操練征戍屏衛天家不幸大宗中絕反拘於昭穆之次不及

動武繼絕之典非所以崇木支厚藩衛也下部議議以郡王理藩政帝不許
隆慶五年特命繕燼嗣肅王設官屬之半萬歷十六年薨子憲王紳堯嗣四
十六年薨子謙嗣崇正十六年冬死流賊之難國亡

慕壽祺曰明季二賊暨四訂遂移神器已福王即位南京桂王出奔緬甸而皆不免赤族
天潢玉牒化為劫灰悲夫蘭州遠在四陲時賊所過城率不戰下肅王戰敗而死有無後
裔世莫得而知蓋清祚已歷二百六十餘年矣國體變更朱氏子保復
顯於世事何奇也然非譜牒不足以徵信禮失而求諸野其信然乎

五月武威縣發見唐故弘化公主誌石

據此可正史策之誤也先是蜀人康敷鏞出
宰武威以涼州為西陲重鎮必有先朝碑刻

埋藏於土中者囑商務會長賈杏卿物色之已而杏卿來告聞南山中有大唐弘化公
主及慕容將軍墓墓中各有誌石為鄉人所獲不以示人敷鏞謂漢碣唐碑間一出現然
每毀於鄉人罔知寶愛因促杏卿驅車入南山載以歸至半途鄉人聚數十追之擬攫去
幸買君權變未為所毀是石得安抵郡城完好如新其文曰大周故弘化大長公主誕靈
帝女秀奇質於蓮波託體王姬湛清儀於桂魄公宮稟訓沐胎教之宸猷嫺承規挺璇
闈之睿敏以貞觀十七年出降於青海王勤豆可汗慕容諾賀鉢其生也秀文命之靈苗
潛尋氏之洪胤同日禪之入侍獻款歸誠類去病之辭家懷忠奮節我大周以曾沙紐地
練石張大萬物於是惟新三光以之再開主乃賜同聖族改號西平光寵盛於翠媿徽猷

晉書過涼州遊
遊寺觀過道旁
之唐碑無有也
大抵年代應選
非漢兩刻即
沈理蔓草否則
爲角以致毀湮
耳墓容王墓誌
幸埋上中不然
者毀矣

高於乙巽妹風清急馳驟馴之晨光閱水風流從歲丹之夜壑以聖歷元年五月三日
疾斃於靈州東衙之私第存秋七十有六既而延平水竭惜龍劍之孤飛秦氏樓傾隨鳳
簫而長往以聖曆二年三月十八日葬於涼州陽暉谷冶城之山崗禮也吾王亦先時啓
殯主乃別建陵垣異周公合葬之儀非詩人同穴之詠嗣第五子右驍揚衛大將軍官王
萬等痛深榮棘頽宅兆而斯安情切蓼莪慚陟屺而無速撫幽挺而淹泗更益充窮奉遺
澤而增哀彌深眷戀以爲德音無沫思椽筆而垂榮蘭桂有芬資紀言而方遠庶乎千秋
萬歲無慚節女之陵九原一壤不謝貞姬之墓其銘曰瑤水誕德巫山挺神帝女爰降王
姬下姻燕筐含玉門勝題銀珞珩珩軒佩莊鱗與善乖驗竟遐壽返魄無徵神香徒
有琴彩潛翳電光非久臉碎芙蓉茄悽楊柳牛崗關壤馬鬣開墳黛柏
含霧蒼松起雲立言載筆記德垂蒸願承榮於不朽庶傳芳於未聞

案新舊唐書與墓誌所列大略相同其中亦微有異同之處如墓誌所書勒豆可汗史作
勒豆可汗足徵史載之誤勒豆可汗之非也且賀字又誤作曷墓誌書官王萬等歸葬於涼州
吐谷渾足徵史冊之誤十四年之非也且賀字又誤作曷墓誌書官王萬等歸葬於涼州
南山史作諾曷鉢卒子忠嗣忠卒子宣超嗣似以宣王萬爲其孫且萬字又誤作超杜氏
通典與舊唐書均誤作趙未知孰是茲特
略記數言於此以俟後之君子詳爲攷核焉

墓誌曰里巷歌謠之曲等於葩經金文詔史之功過於石刻古鐘鼎之屬不多見矣漢
唐石刻最近發現於土中者如慕容王夫婦墓誌所書年月字皆金輪后所新造洵唐物
也且可證
唐書之誤

附錄靖遠范禹勳談論一則少堂謂新出土之墓誌足證史傳之誤不盡然元魏寇治墓誌云金城留美玉門見思則訣墓之辭也治爲寇讓之孫臻之子魏書附見續傳治任河州時爲城民詣都列其貪狀十六條會赦免史稱治兄弟並孝友敦穆白首同居誌云遺孀母憂解任居喪踰禮人稱其里爲孝親里此爲史所未詳據誌足以補洛陽縣志第宅志之闕循圖主人爲余言

六月大總統令封勒旺里克津爲貝勒不帶扎薩克銜

青海蒙古和碩特部西後旗郡王俗稱可王王名

車琳端多布於前清宣統三年病故有子二曰吹庫爾增格曰勒旺里克津因血統關係爭襲郡王民國三年吹庫爾增格襲郡王職勒旺里克津奔往庫倫哲布宗丹巴准其貝勒是年青海長官廉興令吹庫爾增格將其父遺產分八成於勒旺里克津以資利解而勒旺里克津不服仍赴庫倫是年駐庫倫都護使陳祿咨甘邊甯海鎮守使查辦並請蒙藏院維持以杜邊釁六月九日奉大總統令封勒旺里克津爲貝勒無札薩克銜九年吹庫爾增格人親回途病故十一年甯海鎮守使因車臣諾們罕之請暫准勒旺里克津代理旗務十九年三月五日青海省政府據左右翼盟長之請准吹庫爾增格之子齊木棍汗札勒拉下且襲郡王職以勒旺里克津子俄羅卜楞慶爲貝勒多羅臺吉

案元世祖弟哈布圖哈薩爾十世孫額實汗明天啓間已占據青海威行西土第五輩達賴羅卜藏扎木蘇已受其制矣崇禎七年歸附滿州其部衆分左右翼兩盟仍駐牧青海清雍正時編爲二十九旗是爲和碩特部民國初時加册封民國二十年國民政府據蒙古會議蒙古各盟旗組織決議於十二月十二日公布組織法略變舊制各盟設正副盟

長各一人各統
以札薩克銜領之

甘肅青史略正編卷二十八終

